

文 學 叢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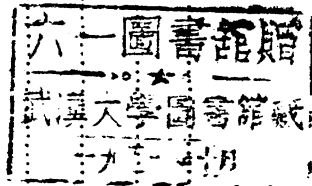
人 世 百 圖

以 斬

人 世 百 圖
以 新

目次

楔子	一
瘡	三
熊的故事	六
蒼蠅	八
猪	一二
猪的悲哀	一五
蛙	一九
雄雞的死亡	二四
饒古一番	二九



狗	三二
儒的生涯	三三
父親和猪	三六
蛆	四一
大師	四三
引子	四六
胞衣	四八
大富之家	五〇
哭着的孩子	五四
路	五六
釣	五八
曬鹹魚的人	六〇

禽獸們	六三
啓事一則	六七
耕牛	七〇
廣告	七二
蠶	七四
跳蚤	七六
虎	八一
鼠	八三
官人	八七
統褲子	九一
年	九六
工程師	一〇三

父子倆·····	一〇七
獻給大神的人·····	一一三
龍·····	一二一
猴子·····	一二四
狐狸·····	一二八
老報務員·····	一三一
呆子·····	一三七
老丑角·····	一四〇
我輩是狗·····	一四四
牛的路·····	一四八
人的悲哀·····	一五一
奴才的笑·····	一五三

魔鬼的紛擾·····	一五五
神的滅亡·····	一六〇
做了乞丐·····	一六二
後記·····	一六六
再記『人世百圖』·····	一七〇

楔子

自家生也不文，本不懂得什麼藝術與文學，太平年代原是一個識字的鄉下人。戰事一起，弄得家破人亡，既不能爲國效勞，也不願意留給我們的敵人一個壯丁。故此拋鄉離井，東跑西顛，備嘗人世之苦。來到戰時的首都，喘息方定，喫飯的問題，又成眉急。既無貴親顯友的提攜，又沒有逢迎周旋的本領；平時也不會號召民衆用來墊腳，更無法獻書當道以求參政，正自徬徨街頭，擬效子胥吹簫，忽遇當年友人××，寒暄已畢，他請我吃了一頓飽飯，他說：『你是個閑人，何不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有什麼寫下來，可以投投稿，換幾文來糊口。』當時自家是又喜又憂，喜的是大城市的是不凡，會寫三五百字也能喫飯；憂的是世界這麼大，事情這麼多，怎麼看，又怎麼

寫？而且用筆不比用鋤，真怕有點使不上勁。老友慫恿再三，我勉強點頭，（其實我所以點頭的，一大半還是肚子的關係）從此濫筆充數，也將列身文人之羣，自知不能寫得出萬世不朽的傑作，只得檢人家不要寫的寫下來，圖個新鮮，寫得如何，不暇先顧，只看寫了幾百字的楔子，握筆有如捨命，便知道這碗飯也不大易喫也，醜話先說在前頭，獻醜還在後頭呢！

民國二十八年元旦試筆凡百如意

瘤

在廣西省近北的那一部分，有個叫做河池的小縣城，據說是河水不是多了點什麼成分便是少了點什麼成分，居民多半都有個肉瘤，彷彿到了中年就容易生。過路人一眼可以看到街市上長着粗大頸項的人。

生在頸項上，原不足爲奇，有個某甲，不知怎麼一來，給生到上唇去了。這個人，已經有了一些年紀，美觀的問題，自然無庸顧慮，只是一張嘴，原是喫飯說話的東西，這一下，就顯得累贅麻煩了。

他起始憂愁，纔一生就感覺不便，求醫問卜，也沒有把它消下一分，反倒一天天地大起來。他不必照鏡子，就是用自己的眼睛朝下望，在那美麗的鼻端的下面，就是那個滾圓的肉瘤，晚上睡覺的時候，他不得不用鼻呼吸，

因爲它恰巧把個嘴給蓋住；就是醒着的時候，他想張大嘴吸幾口新鮮空氣，那個瘤正好像一枚大湯丸，塞住他的嘴。

因爲憂愁，他的臉上堆滿縐紋，連頭髮也都白了，可是那個肉瘤正是那處生動地掛在他上脣那裏。

不知道從那裏聽了來的辦法，他每天用手去撫摸，想用溫柔的手段使它消下去，可是這也沒有用，它仍然頑強地掛在他上脣那裏。

有一天，風聞一位醫藥國手過境，他就誠懇懇地去求診。那位國手，的是不凡，反復看了許久，才說：

『先生，你的瘤生得地位太差，我不願意看！』

他原來也有一肚子氣，本想發作，又怕國醫真的不管，就又哀求般地

說：

『大夫，親愛的大夫，我實在受不了，如果沒有病，也不會來麻煩你，

你救救我，我實在悶得慌。」

『悶還算病麼？』那位國手一推他的肉瘡，那圓東西就起始悅動起來，并不疼，只是更顯得累贅：『它要不了你的命，可也不能讓你舒心。動手術也可以，它可連着你的心，那下才真可以要了你的命。它還是毒的，血水流到那裏就爛到那裏！』

這纔吓呆了他，半句話不說，連着那個肉瘤，無數的繃紋，和半頭的白髮一齊起身向國手告辭了。

他滿心以爲它不過是個小累贅，沒有想到它還能有那麼大的禍害，此後每天他只能用怒視的目光多看它一些時候而已。

熊的故事

在動物園裏，在圖畫上，孩子們對於熊是並不生疏的。牠沒有獅虎那樣兇鷲，也沒有猿猴那樣狡滑，生來一副肥胖的軀幹，怕是最討孩子們歡喜的了。平時雖然用四隻腳走路。有時候也會只用兩隻後腳站起來，彷彿像人的樣子。不明事的孩子們，更會以為牠是同類，也足以增激他們的好感。

可是在牠粗笨的外形之內，正有一顆玲瓏透剔的心，這是為孩子們，或說是為人類所看不見的。

在黑龍江北部（孩子們，你們記得這個地方吧？你們不會忘記的，我知道你們不會忘記的。）一座森林裏，盤踞了一族熊羣。它們沿用它們祖先的方法，來殘害人類。人們看到殘體碎肢，發現了熊羣，於是派強悍的獵手到

森林內去搜索。結果是雙方的死傷，而且因爲人類相戒不再走近那座森林，大熊小熊，都餓癟了肚子。於是牠們乘着一個昏黑的夜，遷到另外一座森林裏。

這時候就有一隻傑出的熊，牠是最肥胖的，眼邊還有兩個黑圈，彷彿人類戴的圓邊眼鏡。牠用着鼻背說話，起先熊們都不耐煩，後來聽出點道理來，居然就擁之爲王，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不必喫人的肉，那是沒有什麼滋味的，咻咻——』牠喘了兩口氣，『我們只要找到血管，把血吸盡就好了，那是最補不過的，對於身體最有益的。被害的人保持完整的身軀，人類就不會和我們做對了。』

果然。這匹傑出的熊的計算是不差的，人們不再和它做對，看到倒在林邊毫無血色的死屍，就以爲是害癆病死去，趕快抬去埋了，而熊們，就一天天地肥胖起來。

蒼蠅

『嗡嗡，嗡嗡，嗡嗡，……』

纔跨進息烽那個小縣分，什麼還沒有得着問空上眼上手，便被這不斷的嗡嗡的聲音攪得自己彷彿頭暈似的。它們好像歡迎重要人物的專使，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圍衝來，然後密集地落在旅客們的頭臉上，手臂上，還許有一個不謹慎的傢伙鑽進鼻孔或耳朵裏去。這樣的刺激將不爲那個旅客所能忍受，就霍的一掌拍過來，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時節。那個蒼蠅又會安然地，閒逸地飛向另外的所在去了。

『嗡嗡，嗡嗡，嗡嗡，……』

旅客們每人捧着一個餓癩了的肚子走向道旁打尖的小飯館，儼然是鑽進

了蒼蠅的王國。在一陣騷動之後，眼快翅快的蒼蠅們，早又檢定它所喜愛的部分落腳；於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裝滿自己的肚子的時節，它們也乘機裝滿自己的肚子。一個不小心落進湯器或菜盤裏，就連同滿胸未酬的壯志，死了自己，也糟踏了別人的食物。

蒼蠅並不只是一種，有麻而大的，有金頭綠身看起來彷彿有八面威風的生物。其實說起來不過肚子裏多裝一點蛆虫而已，表面却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而且飛起來嗡嗡的聲音又特別大，和人與物相撞，也不至於自己先就昏厥。本來是的，當這荒亂的年月，餓養得那廝肥壯，自然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啊，何況在太陽光下，飛起來燦爛奪目，儼然是一方長了翅膀的寶石，不會使人一下就想到是那廝污穢，可惡的東西。凸出兩隻大眼睛，又像戴了一付厚玻璃的眼鏡，如同一個飽學之士似的。飛起來又平平穩穩，目不邪視道貌岸然的樣子，而且停足在任何地方，都是那廝不慌不忙，又好像時時都在

沉思之中。

人們不是不討厭它的，可是又厭惡它那一肚子的蛆蟲，果真拍死了，在清潔的衣服上，在手掌上，在頭髮上，不就會弄得惡心終日，一身都連帶得不爽快麼？可是它都懂不了這許多，儘自飛着叫着，極像唯我獨尊的樣子。

『嗡嗡，嗡嗡，嗡嗡，……』

在蒼蠅羣裏忽然引起一番爭執來，那是關於尊位的問題，小蠅子自然是無分的，它們一生一世不過是爲別人助威，爲自己圖個溫飽而已；麻蠅和青蠅却要分個高下。青蠅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顏色，就想居羣蠅之王；可是麻蠅從鼻子裏出氣，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還說：

『你不過徒有華美的外表，我可是有學問的人，你不看我一身的麻點，正如同人類的文字，表示我是熟讀書史，才能治國的。』

這糾紛從此就起來了，嗡嗡的聲音比平時更大更響，誰也不肯服誰，各

立門戶，頗有互相敵對的樣子。可是不知就裏的人們，覺得它們更絮煩了，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綠的，一下驅散它們，要它們飛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

豬

露出一副十二分蠢生的樣子，得意地搖擺着頭尾，粗聲粗氣地哮喘，把一張尖柱嘴東撇西拱，拖着一個大肚子像煞滿腹經綸的神氣，那就是被我們人類餵養過幾千年的豬了。

生活在近代的城市中，雖然豬還是我們主要的食品，可是難得看見活着的豬；當此國難期間，大家分住內地的城鎮鄉村，就不少機會來觀察了。說起來也是一個笑話，一個城市之子曾經這樣問過他的母親：

「媽，那笨頭笨腦又肥又大的是什麼東西？」

「怎樣，你連這個都不認得，那就是豬呵，你不是喜歡吃紅燒肉麼，那就是用它做的！」

孩子慎重地想了一會，於是搖搖頭說：

『媽，你弄錯了，紅燒肉的皮是紅的，這個東西的皮，——唔，我還看不見，上面蓋了一層毛，紅燒肉就是沒有毛的！』

可是不久他也就會明瞭了自己的錯誤，因為他可以按部就班地觀察豬的一生；生，養，死，和一塊塊掛在白木案子上的肉，自然燒好的肉，他是一向就熟習的。

他也許從此就不要吃豬肉了，先是看見豬的醜陋的一生，而後在睡夢中（那時候他或許正夢見江南家園門前的一池水，水上的鴨子和水中的魚），突然被淒厲的慘叫驚醒，如果那個屠場正在他的住屋的左邊，那麼他還要聽見它和死的掙扎，半小時的粗喘，在第二天早晨，就有血淋淋的肉懸掛起來了。於是一串的影子在他小小的腦中閃着，日久天長，就深深地在上刻下來一節既污穢又悲慘的故事，從此對於紅燒肉就不那麼熱心了。

在豬的本身，却絲毫也不憂慮，除開忍受最後的一刀之苦，它照樣生下來是快樂而活潑的，然後享用主人所給的糟糠糧米，成天躲在臭糞坑的邊上或蓋上酣醒，漸漸地胖起來，終於肚皮掃地，兩隻眼睛眯成一縫，扇着兩只大耳朵，轉着一根小尾巴。得便呢，到臭泥灣裏去打個滾，如果主人不申斥，就在那裏面睡上一覺，它只貪圖個人的舒適，它更想不到別人的餒饑原來是有用意的。它只昏昏沉沉，過着安逸的日子，一朝四腳綁起，纔哀苦地叫號，可是只有一柄鋒利的刀在等候它了。

豬的悲哀

『豬的悲哀』和『魚樂』該是一回事，做爲人的我們原是無法感受的，這是極明顯的道理。己身既非豬，就不能恰當地體味到它所忍受的悲哀，即便勉強說來，也是不痛不癢，豬如果也看得懂我們的方塊字，一定破涕爲笑了。就是因爲它倒也不會看得懂的，所以纔大胆信筆揮來，落得幾文稿費，好在這個世界上的事，原來就是騙來騙去。

那蠢豬們既然長了一身豐腴的肉來飽人的口腹，照理說他該得到一番優渥的待遇纔是；可是事實上却并不如此，這自然一半是因爲它們本來生就一副醜態相，再因爲『人事』極繁，實在也顧不得它們。於是它們生下來了，一大堆，在一間小豬圈裏打轉轉，只有喂養它們的農人，纔顯露出些欣悅

來，但那絕不是生的快樂，而是想到年底又可以多賣出幾口豬，幫助他們過一個鬆動的年。

豬如果懂得人的話語和那顆玲瓏透剔的心，那廢它纔落到世上來，就該陷於悲哀之中了。一生出，就被人打了個死去的算盤，這樣還不知道悲哀，那真是一個透頂不懂事的執袴子了。但是強說它是不事生產的袴執子，實在是冤枉了它的，它不是終其生為的供給人類一餐好飯食，而且它的鬃毛，又是出口的大宗，還可以為國家換來一筆外匯。也許換進來外匯是老爺為國家的主張，把外匯換到自己手裏是太太為自己的主張，但這些都離題太遠，不說也罷。

這樣說起來，它倒並不是一個十足的浪費者，而是一個犧牲自我，儼然有『跳火坑』精神的生產者了。對此，享受它的利益的人類，自應另眼看待纔是，可是還是那廢馬馬虎虎，忘記它們對於人類的偉大的供獻。

病是能制一切生物的死命的，豬自然不是例外，而且豬的病是那廢單

純，毫不摻雜一絲躲避性，政治性，換一句話說，它真是『爲病而病的』，好像『爲藝術而藝術的』一樣。有了病，就容易想到『對症下藥』這句成語，藥自然是要吃的，靠近城郊的幾座山牆上用白粉清楚地寫出『專治豬藥，每包一角』的字樣。這纔真足以悲哀了。因爲無論豬害的是打擺子，痲肚子，牙齒痛，肺結核，心臟病，失眠症，大便不通……藥就只是這一種，不用診斷，不用檢查，而價錢又不多不少只是一角，在另外一塚牆上，也許爲的多招一點生意的關係，在『豬』字的下面還加了『牛』字，那就說這藥不只爲豬治百病，還爲反芻的牛也治病。藥的萬能自然可佩服，可是豬的悲哀，却愈發深重了。它如果能說話，一定要憤慨地叫出來『太不拿我當個豬了！』

其實真若是病死，在豬那面也許是幸福的，因爲病死的豬在大城市裏是不得應市出售的。那麼它或能落個全屍，埋到土中，了此一生。（如果在鄉間那就不大一定了，就是瘟死的豬，也免不了碎屍分體，用賤價賣給一些貧

苦的農民）真是福祿雙全，養得肥胖宜人，總有一天，活生生地被殺死，一日之間，烟消雲散，不知分到誰的肚子裏，化成什麼東西了。這簡捷快當的步驟，幾乎打破了萬物不滅的定理，臨死前的掙扎是沒有了，幾聲哀號也不復在人的記憶之中了。

至於豢養它的主人呢，早把喂養它的豬圈裝了新的幾隻小豬，他沒有一點憐惜之心，一件悲慘的死亡絲毫引不起他一點哀傷。也許他還乘興去那家屠夫要來一隻豬耳朵在灶上煨熟了，趕晚下二兩白酒解解乏。

在豬的那一面，它是爲什麼而生呢？它是爲什麼而死呢？如果它能有這一點靈性，稍稍加以思索，立刻就該深切地感到悲哀了吧！正因爲它不覺得悲哀，做爲人的我們，就倍分地覺得它們的可哀了。

說來說去，無非廢話一大堆，看那羣尖嘴，長耳朵，一生黑毛的畜生們，不還是無憂無慮的在污泥中打滾，在糞坑中撒拱麼？

蛙

小時候好逗弄蛙的，因為它時常鼓起肚子，好像寬洪大量，其實是胸心窄小。我們是玩弄到鼓起肚子就完事，一鬆手放了它，要它自以為勝利地跳入水塘或是跳進田塍；殘忍的孩子們，一看到它鼓起肚子，就用腳拚命一踩，拍地一聲，稀爛的一堆，就放在路的中央了。

到後來就不大喜歡了，因為它通夜的鳴叫，不是吵了我的讀書，就攪了我的睡眠。夜中不眠氣更容易發，就立誓見蛙必打；可是這個誓言，是隨立隨忘的時候多。

來到這裏，住所的後面恰巧有一塚頽垣，一座廢井，夜晚人靜時井裏面發出像鴨子的鳴叫，可是誰家會把鴨子養到那裏面去嗎？疑神疑鬼，一夜間

倒使自己頗爲不安起來。第二天清早到井邊一看，在蒼綠的苔萍之中，安然地浮着一只很大的癩皮 蟆。它適意地浮着，用兩只眼睛翻翻我，就不再覺得我的存在，傲然地盤踞在下面。

自然，從這一次看過後，我也不再疑惑了，每聽得彷彿鴨子的鳴叫，就知道是那個大蛤蟆不知發的哪一份春愁呢。

一天，那塚牆被大風雨吹倒了，正正地蓋上那口井。在我呢，自然不覺得什麼；可是井中的蛙，却惶惑得不知該怎樣纔好了。

它還自尊地驕傲地浮着，突然轟的一聲，都沒來得及使它思索一番，便一下鑽到水底去，好先躲躲眼前的災難，在它的身邊不知落下去多少石塊泥土，磚頭之類，好在水中的浮力，減輕地心的吸力，所以纔沒有使它受傷。可是受了滿腔的冤氣的它，咧開大嘴便邊叫邊哭地起來了；

「瓜，瓜，瓜，我的媽，

地又陷，天又塌，瓜，瓜，瓜！

打碎我的夢，毀了我的家，

攪爛了安靜，摧殘了高而遠的美麗的花！

瓜，瓜，瓜，瓜，瓜，瓜，瓜！』

這一悲傷，情感摔了一個跤，緣被它虛心下氣望到一線光。它追着那道光游過去，居然游到一個池塘中，頓然這個陌生的地方，使這隻一直生存在井下的蛙，感到一點惶惑；天地大了，不知名的事物多了；而不久間，一羣同類的蛙很快地把它包圍了。先是問詢，知道了原委之後，大家又安慰它，爽快的還極慷慨地請它做它家的上賓；可是它却嗚嗚地哭起來了。

「我受不了呀，我住不慣呀，我自己的井是多麼安逸呀，我怎麼能到這麼麻煩的環境下生存呀！……」

一羣圍着它的蛙，感覺一點失措，不知道該再怎麼安慰它纔好。

『我的天沒有這麼大，我的地也沒有這麼寬，我的周圍也沒有這麼煩，……』

『哼，原來是一個個蛙主義者！』一隻蛙說了這句，就不屑地跳開去了。

一個年長的，好心的蛙還諄諄地勸着它：

『天原是這麼大，地也原是這麼寬，社會原是大衆組織起來的，……』

『誰說的呵？我偏不信，在我的立場上，由於我的主觀，天不過是圓圓的一片，地也不過是圓圓的一片，我是在那裏面生活慣了，從來也不知道世上，還有這麼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

這句話，惹動了衆怒，正要舉起而攻之，那個年長的蛙急忙挺身而出，勸開了大家，然後和藹地和它說：

『好吧，那就是你的天，只一跳就到你的地，你還是回去吧。』

一經指引，它果真精神百倍地向那邊跳去，年長的蛙纔向大家說：

『我們爲什麼要做惡蛙去打死它，要它自己跳進自己的墳墓去吧！』

雄雞的死亡

每天，由於它的嗚叫，纔驅走無邊的黑夜，引來使大地重復光明的太陽。一些窮苦的人們，迅速地爬起來了，趕到溫煦的陽光下工作着，極其辛苦地，換來了一天的溫飽。

入晚，暗夜來了，他們又拖着疲乏的身體，走回自己的窠，把身心全交付給一夜的好夢。

雖然雄雞每天把他們從甜夢中驚醒起，他們并不怨恨，因為他們要生活，不能永遠在夢中的。

他們一直是和窮困搏鬥，所以那隻可憐的雄雞，也是極其可憐地活下來，它是枯瘦得連保溫的羽毛也因為和鄰家的惡雞爭鬥而不全了；可是他永

遠不忘它的職責，它總是引吭高鳴，爲光明劃開一條路，使它更快地，更完
全地落到人間。

可是有一天，它沒有聲響了，於是那些窮苦的人們一直昏睡着。到飢餓
使他們不得不抱着疼痛的肚子滾起來的時候，太陽又將西沉了。

這時他們纔真的懷了痛切的憤恨，準備去懲罰那隻失職的雄鷄。庭院中
不見，籠裏也沒有，走到路旁，纔看到它是無聲地倒在那裏。它的軀體已經
僵硬了，沒有血，沒有顯明的傷痕；它的眼睛是大張開的，顯出它的死時也
有過一番掙扎的。只是在頸下有一條小小的破口，還是沒有血。

他們無法知道它的死因，也不忍分吃它的骨肉，雖然他們的肚子原是極
飢餓的。還好心地把它埋在土裏，要它也安靜地躺在土地母親的懷抱裏。

可是他們，因爲它的死亡，已經在昏睡中消磨了一個晝間。他們是極其
悲傷的，約定在第二天的清晨哀悼那個忠實的伙伴。

他們的住處是那處荒涼，不但沒有富貴人家，連人影子也不見；於是當哀悼的時候，爲他們守門是瞎了一隻眼的老狗，簷前的麻雀，田鼠，青蛙，都成爲他們榮譽的來賓。和它生前鬥過的那隻鷄也來了，雖然是仇敵，它也尊敬它生前的英勇，算是一個值得追念的對手。可是當着一個有黑嘴圈的黃鼠狼也出現了，却使一切都奇怪起來。

黃鼠狼是很斯文地，有禮地向各方面招呼，然後坐下來。它那滴溜溜的眼睛不斷地轉着，心裏懷着一點鬼胎；但是它爲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在這場所出現，爭取一些擁護它的羣衆。而且它還可以乘着這機會，看準了另一隻鷄的行蹤，然後在不備中又可以做爲自己的一頓美餐。

性子暴躁的，早預備把它驅逐出去了；可是顧全大局的年老的人阻止了他們，說是留它在這里吧！看它耍得出什麼花樣來。

哀悼會在悲痛中進行着，說明伙伴雖然死了，他們要另外找一個伙伴做

爲他們忠實的引路人。話纔說完，不曉得怎麼一下，那個不速之客，已經彷彿很昂然的樣子站在上面了。

它裝出一副悲哀的面孔，緊緊地纏着那對三稜眉，亮亮嗓子，把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後裝腔做勢地說道：

「這是一件極大的不幸，呵呵，……偉大的同志死去了，呵呵……它是偉大的，總而言之它是偉大的，呵，呵，……它給我們帶來了太陽，太陽是多多好的東西呀，正好曬着我的屁股睡覺……」

轟轟的聲音從四面響起來了，它却養成一份鎮靜的精神，面容不改地說下去；

「——對於工作我本來是努力的，我不分晝夜地努力，所以有時候，在日裏，我也不得不睡了——」

可是下面轟轟的聲音，還不會停止：

『同志們；不要誤會我，在工作上我們是極好的同志，我們是共存共榮的，……』

下面不但轟轟，連磚石也飛上來了，這時却有一陣瀰天的臭氣，每個都不得不背過身去掩了鼻子；當着他們再轉過身去，那個黑嘴頭會說話的傢伙，已經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

於是麻雀和青蛙合唱一節哀悼的歌，由那一隻鷄模仿它的音容叫了幾聲，可是總沒有那麼雄壯有生氣，那麼充滿了陽光的意味。

饒舌一番

話說自從敵機五月轟炸以後，我就又閉住一張嘴，擬效金人之三緘口，但是仔細思量，覺得真要如此下去，讀者諸君或者以爲我已經在敵人的炸彈之下化成一陣烟塵，也許以爲我不知從那裏碰上點運氣，便高馬輕裘，每月照領乾薪，從此丟開清苦的筆墨生涯，把患難朋友忘得乾淨。其實這都不足爲信，自家仍然是那麼一個不官的『無錢一身輕』的漢子，雖然立志緘口，話是能忍住不說，可是肚子却無法不叫。爲了使肚子再安靜下去，不得不重理舊業，——那就是說不得不再開起腔來。因果相生，乃有文章。

說到我的那緘口，一道是別人硬給我緘的，自己一生氣就又緘了一道，因爲懶惰乃完成了三緘口的大業，其實緘口並不是一樁舒服的事，三尺童子

也聽過這一句吧：『不自由，毋寧死！』要一個活生生的人，閉緊了嘴巴，一聲不響，彷彿是一個爲討飯而裝做一個啞吧的人，這份苦痛大約是不難想像得出吧？可是別人既不要我說，要說也不可能，強說無益，那也就只得躲在一旁像一個呆小子。不過長此下去，身心均不能保持健康，只得又破戒張口，待得真的『飛黃騰達』，或是到了該入土的高齡，纔爲了節省精力，閉緊了嘴等死吧，闊別許久了，在重張開嘴之先，於此饒舌一番，死罪死罪。

狗

天下最忠於主子的動物，莫過於狗了。它們永遠不忘記主子所丟給它的一根骨頭；一見窮苦人，便能惡狀相向，甚至於把那些人身上的破衣裳再撕咬得破碎些。而且當主子把手輕輕拍着它的頭部，它就得意忘形地搖擺着身軀，幌動那根小尾巴，好像世上惟我獨尊的樣子。

主子自然滿心歡喜這樣的動物，窮苦人不過只能用棍棒打上一兩下，聊洩胸頭之憤；想致狗於死命的只有穿窬的盜賊而已。

可是最近不然了，倘然說人們是遭了流離顛沛之苦，狗却遭了大劫。

最初好像在一篇外國人的通信裏，說是在××地方。因為空襲時羣犬齊吠，頗有招致炸彈之險，所以把狗殺淨了。那篇通信，多少有些諷刺的意

味，至於怎磨樣的殺法，還不曾明說，當時自己也不信，而且想起即使吠，也自然是忠於主子的表現，怎樣能得來殺身之禍呢？

有一天，可真的被我遇見這「鐵一般的事實。」那原是在我們這個小鎮上，動機大約也與上面所說的相同吧，執行的是兩個全副武裝的壯丁，後面還隨了一個清潔夫，壯丁的步槍上裝了刺刀，遠遠地看見路邊一條狗臥着，便極勇敢地用衝鋒的步子趕上前去，可憐那隻狗，半聲也沒有叫出，就被結果了。刺刀拔出來，滿是血，肚腸也流出來。舌頭不知從什麼時候已經垂出來，咬在牙齒中間。這時那個清潔夫，就提了死狗的尾巴，一條鮮紅的血痕便一直上了山。

這樣一連幾天，小鎮上的狗彷彿被殺盡了。不知敵機再來的時候，還有沒有狗的吠聲？如果真的殺盡了，那就不知怎麼樣纔能有下一代的狗？更無法測想下一代的狗是否忠於主子的。

鴨的生涯

自從寫起人生百圖來，原意是打算用這一支禿筆，描繪出人世間的形形色相，沒有想到，近來頗有墮入魔道之險，因為一連幾節，寫的無非都是家禽野獸，看起來實與初衷相違。這真是莫可奈何的事，也許『人事』不易觀察，『人話』也不容易說，故此纔檢些不能說話的畜生們，形容描寫一番，即有異議，也無法駁斥，自家頗爲逍遙自在也。但這總不免有些出世之嫌，時時想洗心革面，不再沉湎於魔道之中，纔提起筆來，又寫上這樣的一個題目，不忍塗去，只得鄭重自許，只此爲度，下不爲例了。

小鴨子原是極可愛，黑嘴，毛茸茸的，像一團亂黃絨被人丟在青草地上滾着，或是在靜水的池面上浮着，雖也嗚叫，啞啞地並不惹人厭煩；可是長

大起來便不然了，好像永遠在用驕傲的眼睛望着世界，伸着一個長嘴的頭部，總是保持端正的地位，走起路來搖擺着肥大的身子，又總是四平八穩地邁着方步，彷彿飽學之士的樣子。但是一張開它那扁平的長嘴，就有一股粗俗難耐的噪音發出。不能不引起人的厭煩了，它却不因爲人的厭煩而閉起嘴來，總是不斷地絮聒，一直到最後的時間爲止。

實際上，它却食得一分便宜，也許由於它那肥扁的身軀，也許由於腳掌間的蹠趾；於是它在陸上能跑（雖然跑得并不快），入水能浮。可上可下，可東可西；可左可右，可陸可水，無往而不利的樣子。如果說驢曾經驚過野獸，那麼不識鴨子的人，也必定以爲它是萬能的了。

這也不是虛妄的，陳皮鴨，八寶鴨，還有掛爐烤鴨，據說最殘忍的是使鴨子在燒熱的鐵板上走，腳掌間的皮肉便貼在那上面，其味絕美。

總之，無論如何，爲了人的口欲，它的死總是逃不掉的了。但是它可以使

說，爲了大家的福利，我不得不犧牲自己。

父親和豬

隔着一堵薄牆，那幾天的夜晚，總是被那衰老的病人的痛苦的呻吟所驚醒。於是就被擾着，再也不能安寧地睡了。牆是那麼薄，彷彿那個病人就在我的耳根咳着，夾雜着迷糊的字句：「唉，……我不得活了，……你們哪一個來看我一下呀！……」

稍遠處，還有幾個沉靜的語聲，他們極其冷靜地商討，大約是兩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對夫妻，和一個光身漢的弟弟。他們好像有多少事要安排，就一件一件有條不紊地商量。

那正是冬天，離過年還有二十天，那個老病人果然兩腳一蹬，死了。

於是他們極其安靜地把他裝進早就備好的棺木，趁早就把他埋掉了。

——什麼都沒有變異，只是他們的頭上纏了一塊白布的帕子，門楣上貼了藍紙的喪聯。

我的同住的友人和我感傷地說：

「唉，生活磨人，連哀慟也沒有餘裕來表示，還有比這個更使人傷心的處！」

那正是快過年的時候，他們真是很忙碌，不斷地把存糧拿去賣，逢場就去，不管十里二十里。

有一天大清早（那正是過年前的五天），忽然一個哭聲從遠而近。那時候我們都睡着沒有聽清楚，在哭聲中夾着什麼話，接着就起來了更洪大的哭聲，這一下震醒了我們，知道這是三個人的合奏。

「這陣子哪個還得死呀，哇哇哇！」

「我的活寶貝呀！……………」

「怕是那個龜兒害死它呀！」

這哭聲又由近而遠，我已經完全清醒，我的友人也和我一樣，他還正抽着一根烟。我故意望了他一眼，好像告訴他：他們在發洩他們哀慟的情感了。

我的友人却像一個深思的哲學家似地，一言不發，任那支腳在脣間的烟自燃，忽地他跳起來，披上衣服，趿着鞋，說着：

「我們到外邊看看去！」

我們一齊走出去，在門口就看到一隻死豬，那三個人還在搶着哭。

我覺得有點詫異，友人也如此。

也許是看見我們出去，有一點不好意思，哭聲止住了。只是那個婦人還止不住抹淚，兄弟兩個就很客氣似地商討起來了，哥哥說：

「這口豬兒，原來說是你的，該是你的。」

弟弟却把兩個大眼珠子一翻，他那黝黑的膚色更明顯地反襯着他那一雙
眼白。

『不得，不得，那一口纔是我的！』

他說着，就把手向竹林中一指。

『這是一樣的豬兒，有啥子分別麼？』

『沒有分別，爲啥子死的就該我的。』

他又把他的小黑腦袋一擺。

『那一口是我的，別個不要想！』

這是那個婦人挺身而出，把眼淚抹了，大吼一聲。

『算是你的呀？』那個黑小子把兩隻眼睛瞪得更大，『死豬也輪不到你
的頭上！』

這一句話惹出了是非，這三種力從三種不同的方向衝到一處，又是哭，

又是喊，重復起來了。

我們又走進去，我又故意看着我的友人，他就說：

「這正是生活的壓迫呵，否則他們不會這樣急的。」

蛆

纔過了舊歷年，就聽到一聲兩聲蛙的鳴叫，在先還以為自己的聽覺錯誤，過後纔知道錯誤的不是我，而是那個不宜的時令。

又過些天，像夏日的急雨就箭一般地射到地面上了。風捲着，樹搖撼，農作物又喜悅又胆怯地幌着身子。

大清早，不知名的鳥細碎地叫着，鴨子愚蠢地叫三兩聲，雄鷄一定是伸長了頸子高高地啼鳴了，我趕緊跳起來，纔拉開窗紙，陽光就撞進來了。

懷着滿心的喜悅，我就走出去了。麥子支不住穗子的重量，垂着頭，油菜花和豆子在太陽下顯着金黃紫紅，潔白的花朵，蜂嗡嗡地飛着，狗也在田塍中奔跑，在路旁的糞坑裏，我分明地看到蠕動着的蛆蟲。我很驚訝，這個

時候，還不是它們的時候，於是我停住脚步，再仔細地看着，不錯，正是一條條肥長的蛆蟲。

它們得意地在糞坑裏打滾，你擠着我，我擠着你，時而聚在一起，像一只球，時而又四散蠕開。有的在面上爬，纔爬了一半，又掉下去了。有的從下面鑽到上面，想露頭角，有的又從上面鑽到下面，想隱藏自己。可是只有那污穢的糞坑，是它們活動的整個天地。

當着我正在出神的時候。一個粗魯的聲音忽然響着：

『先生，站開些。』

我抬起頭來，纔看到那是挑着糞桶的種地人，他放下桶，就用那鐵勺不管三七二十一亂舀一陣，——那平靜的天地攪亂了，也不再擠了，只好一齊隨着命運的支配，遲早做爲肥料來澆灌田地。我幻想着那未來的境界——雞也許要啄食，陽光會曬僵它們，漸漸化成粉末，和土壤混成一片。

大師

大師原來是以幽默出名的。慣於把大事化小，嚴肅化成嬉笑，有化無，希望天下一切事，都可以一笑了之，然後抽煙喝茶，故作瀟灑，碰上機會銷售『吾國與吾民』，讓外國的老太太們，看着怪開心的。

自從抗戰以來，彷彿也做了點事，其中最偉大的要算闖家大小，一口口從黃金國飛回來，宣稱『齊赴國難』。

於是隨處說話，登高致敬，一直到把一家人安頓在實驗區的小洋房裏。幾聲警報，却把他們驚上了天；既避暑，又避難，全家人又上了山。

真所謂『一人成仙，雞犬同登』，每天總有那麼一個苦工，從山腳擔上雞呀鴨呀的。

有一天，敵機來丟炸彈，恰巧在他山下的屋旁有一塊碎片，於是他冒着暑熱，坐一乘滑杆下來，捧着那塊碎片，在他的屋前照了一個微笑的照片，不等轎夫的汗滴乾，他又匆匆忙忙地上了山。

我們想得到他會把那張相片送給黃金國的刊物上，製成銅版，刊露出來，註明『大作家×××，在殘暴的敵機轟炸之下，倖免一死。……』

把這些事都完成之後，好像國難也算是赴過了，便又三十六着，走為上策。這次他是靜悄悄地，帶領全家大小，又朝向黃金國飛去了。

從此舒適的生活又復包了他。

可是他還要表示他的一份愛國心，在一封通信裏他說：『處抗戰時期，而寄跡異地，是亦不可以已。不可以而已，不可以依然。』

在末了，還有這樣的幾句話：

『——性欲與戰爭之描寫皆偏所謂寫實主義方面，而所謂寫實主義，偏

重人間苦痛疾病死亡性欲方面，蓋上次歐戰以後之文風也。……」

這真是坐了性靈的椅子，不知所云地亂講一通了；可是這也不便駁斥，

因為這正是他的幽默！

引子

原來還有那麼一個呆念頭，想靠『筆耕』度日，不曾想物價日高，生活日艱，我那崇高的心情不得不遠走高飛了。米，賣到五十多，如果有一把力氣，『耕田』也還要得，可惜逃難出來，家鄉中的幾十畝良田不得——也不能背在身上，那真是使我十分後悔的事。幸而我的生地有福，我那不響亮的語音給我一個絕好的天緣，我就一腳踏進了一升國家金融機關，薪給雖不高，加上津貼，遠非一個大學裏窮教書的可比。而且隨物價增長，真所謂『水漲船高』，從來不會犯愁，真可謂逍遙自在，好不快活煞人也！

但是幾月以來，安居樂業的結果，並沒有得着『心靈的愉快』。四顧前後左右的寫字檯上，都平放着白色無光的帳簿；更使人受不了的，是一張張

對着那帳簿的平板的臉呵！不喜，不怒，不哀，不樂，又滿意，又不滿意，有一天我偷偷帶了一個小鏡子，放在自己的面前，——呵，這一下可糟了，在裏面照出來的也是那麼一張無表情的長臉，要不是怕別人看見不好意思，我真要好好打自己兩個嘴巴——那倒不一定是譴責，我却想仔細觀察一下，接了嘴巴之後的平板的臉，有什麼變化沒有？

自此，我纔略略想到物質生活的滿足並不能致人於幸福，缺乏精神生活也要使人變成一副不死不活的樣子。於是我想起來那時寫時輟的『人世百圖』，重新收拾起來，我誠心誠意願意做一個『愛美的』『寫家』，把路子放寬些，舉凡一切人世大大小小的事物，可愛的與可恨的，可尊敬的與可鄙視的，可喜與可哀的，……：只要是我這一支禿筆能描摹於萬一的，盡力爲之，好在我不愁喫喝，不怕風雨，就此開場吧！

胞衣

正是每個客人填滿了肚子，有的咬着牙籤，有的把眼睛空洞地望着，有的去搓揉桌布的一角，忽然有一個清脆的聲音說：

「哼，他餵養得好呢，都是聽中醫生王鬍子的話，三五天吃一個胞衣，

——
「什麼？」

「胞衣呵！——」那個清脆的聲音彷彿不耐煩似地把聲音提高一點說：「就是女人生孩子時候隨着嬰兒下來的。」

不知道誰打了一個大嗝，就像有一股酸氣衝進我的喉嚨，我的心中只是想着那黑紅的一團血肉，羞一點沒有嘔出來，胃裏的酸水到喉頭打一個圈又

下去了。

可是那個清脆的聲音還在那津津有味地說着：

『用清水漂幾天就雪白細嫩的了，焯着喫，壯身體，補氣血，有肺病的人最相宜。』

『平常人呢！』

不知道那一個人還這麼問一句。

『當然更好，再補沒有了，……』

可是我的心中始終想着那是屬於人體的一部，總是人的血肉所造成，我的心起着無比的厭惡，我的心胸好像整個翻了一個身，要不是盡力忍住，我真不知道要出什麼事。可是我却服膺他的理論，因為我想到：

『人原來是要喫人的，喫得愈多，就愈健壯，愈肥胖，愈不可一世！……』

大富之家

我在戰爭中的中國活了八年，我在戰後陷於飢饉的中國中穿行了若干里，使我驚奇的不是那過着貧窮的，卑微的和虫子一樣的生活的人民，却是那些大富之家。

想起大富之家，記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張影片，就是以此爲名，述說歐洲的叫做羅斯采爾德的一家猶太人。他們真是受盡人間的踐踏，含辛茹苦，錙銖必較，終於成了大富之家的，他們，正如同一般人心中所想的猶太人一樣，把錢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可是當着國家危急了（國家還說不上是他的，不過是他所托身的），他還肯把什麼都犧牲，甚至於那比性命還重的最後一文錢。

可是我們的大富之家多半是在國家危難中成長的。他們原來是有一點錢的，一些投機家，買空賣空的，隨時都準備遭遇破產的厄運；可是戰爭使他們的地位穩固了，使他們的口袋漲滿了，使他們不必去投機，而機會自己投到他們的懷中來，米漲價了，他不擔心，因為使米漲價的就是他們；敵機七日七夜的疲勞轟炸，他們不怕，因為他們的防空洞的設備是完全的，防空指揮部有專綫來通知他們敵機的情況，他們可以出來散步，消遣，就是在洞裏，也有擺好的方桌，舒適的軟椅，馬將也好，樸克也好，就是炸彈直中也聽不到一點聲音，因為除開八層鋼筋水泥，還有十丈厚的青石；就是敵人過來了，若是他願意走的話，西康和新疆早預備好了別墅；若是不願意走，敵人也自會保護他們……凡是使大多數人悲苦的都使他們快樂，快樂還是空的，正是大多數人貧窮成就了他們的富有。

你看到那門前排列的汽車，你不會再抱怨那難行的山路，你看到那穿着

整齊的家僕，你幾乎不敢說你是二位來客；你看到那不斷的房屋，你會想到爲什麼那些愚蠢的人竟會找不到一間房子？等到主人留你便飯了，那時你纔覺得中國是偉大的，幾年來你沒有吃到的，一下你都吃到了，假使那時候你提起青菜要多少錢一斤，米又漲了多少，那將是很寒慚的了。

等到你出了這富家的大門，你纔又回到你所住的世界中，彷彿做了一場荒唐的繁華夢。可是那不是夢，汽車還像甲虫地伏在門前，輝煌的大門兀自閃着金光，隔牆傳來的是無盡的歡笑，……

當着勝利來了，我來到另外一個大城。這時候中國在飢饉中，全世界在飢饉中，居民排着長長的行列等待買米，可是米囑，又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而我不知道由於怎樣一份因緣，去到一家，那一家據說是金融世家，換一句話說，就是錢鬼子世家。他們沒有離開過這個城，所以他們的房屋不會傾頽，庭園不會荒蕪，因爲和敵人善意合作，所以他們沒有一點損失，沒有

一個人死亡。

我走進那個大富之家了，（我不該說走，我是坐在朋友的汽車上，若是走，當門的豪僕早會擋住我了。）通過曲徑，就是無垠的草地，草地上有兩組網球，有無數的旁觀者，穿白衣的侍者正像蝴蝶似地在綠草上飛，送着冷飲和三明治。右邊是五座不同式樣的大樓，每一座裏都有人，淫逸的樂聲穿出來，我想如果我的眼不短視，我該可以看見婆婆的舞影。再過去就是那在陽光下發亮的游泳池，水是從巨獸的關口裏吐出來的，人們就像爬虫似地在淺水中蠕動，每個人有一身好白肉。

我沒有再走進去，我沒有再停留，我厭惡地逃了出來，我又看見將要傾圮的房屋，發臭的水溝，襤褸的衣服，缺乏營養的蒼黃的臉……

我想起這次戰爭把貧富的距離更拉遠了，大富之家高踞在人類的尖頂上，——因為太尖，該是最難穩當的。

哭着的孩子

走進那段市街就該下坡了，坡下的一片沙灘外就是那滾滾的大河，這一切原都是在記憶之中的。可是還沒有走完那條街就聽到孩子哀哀的哭泣，這却是意外，不盡的河水湍急地翻過險灘，像發着咆哮，孩子的尖銳的哭聲高高地響着。

再走幾步，我看到一個舉着手，不斷咕嚕罵着的漢子了。可是他的手一直舉在那裏，不曾動；嘴可是不閑一刻：

「老子打死你，要你做，你不做，看那個狠些！……」

哭聲沒有斷，那原來是在坡邊一個哭着的四五歲的孩子。手臉還乾淨，他的頭低着，原來他的兩隻手正在忙着給一隻小豬搔癢。

那是一隻又黑又白的小豬，拖一個泥污的肚子，躺在那裏，舒適地一動也不動，從它那鬆弛地仰臥着的姿態來看，它正享受這份愉快。它不叫，不哼，只是迎着它那長鼻子的兩株細草微微抖着而已。

孩子依然哭着，他極不情願，他簡直不喜歡這件污穢的工作，他的頭轉過去不看，眼淚不斷地落在地上。

那個漢子却在吼着！

「上邊點……這邊……那邊……看好處，……豬兒有啥子好怕，……還不是你歡喜喫的。」

他該是一個良好的指揮者，他看得很準，也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從他的面容上看來，大約也不大喜歡這件污穢的工作。

孩子一直在哭着，到我走下河邊，跨上渡船，孩子的哭聲還在半山上漂浮。

路

通到二里外的小鎮上，原來是一條『大路』的，——這就是說由長方石板接起來，對面行人要擦肩而過的路，但是若干年來，人們走着這條平易的路，不曾感覺到它的窄小，也不曾感覺到它的狹崎；由於不斷的踐踏，路的中間還凹陷下去，有時，被水沖爛了，也許把一方石沖到崖下去，自有那修路，補橋的善士們，把一方墓石放倒，填補了那空隙，墓中的枯骨已經化成泥土，墓石上的字跡也磨平了；可是人們，還得着那份利便。

是的，我每天要走這條路，成串從山上担炭下來的人也要走這條路，逢場買賣的鄉下人也要走這條路，……

在幾個月前，小鎮上忽然貼滿了紅綠的紙條。那是說到另外要建造起來

的一條路，好像此路一成，上自國家，下自庶民，無不蒙受利益似的。果然，又過些日子，工人成羣地來了，高的剗平，低的墊起，水田化成爛路，總生的農作物連根拔去，一個當地的矮胖子在旁監工，一面看住那些工人，一面也管住那些怒目而視的農人。

這條路始終也沒有修成，（即使成了，也不過是一片私人經營的輕便鐵路，）可是原有的大路也被掩蓋住了，晴天只是不平，到了陰天下雨，那就像一座滑油山，走過的人都免不掉跌跌爬爬，嘴裏自然也就扔出兩句粗話。

但是人們並不該責備的，他們原需要一條康莊大道。

釣

路邊，有一個池塘，到夏天還有一莖兩莖荷葉，耕牛低下頭去便可飲水，鄉下女人慣於在池邊的一方青石上擣衣，悠閒的雅士們在樹蔭下垂釣。

時時都遇見垂釣的人，想來魚或者不少吧！他們也許求得一份養性的真味，那些無辜的生物却不得不鈎嘴穿胸，終於刮去鱗甲，躺在油鍋裏受煎炙之罪。

記得看過一篇叫做『漁』的文章，那是表示那種涸小溪而漁的一點激憤，不過那還是牟利之徒，無知的鄉民所作所爲。可是高雅的釣者呢，用一點埋藏和釣的餌（那也多半是對農作有利的蚯蚓），引來無知的魚，利用它的弱點，一口吞上，便再不得脫。於是釣者既養性，又飽口福；可是無知的魚

呵，從此就遭了粉身碎骨的大難！

可是釣者還自悠閒地坐在路邊，魚呢也還不斷地上鉤，我既非釣者又不是魚，者番饒舌，不是沒有着落了麼？

曬鹹魚的人

湛藍的天發散着一股不可抵禦的熱，平日極其兇猛的江水像是靜止了，險急的灘頭也只發着細小的潺潺，江邊是一片照得使人張不開眼的白，卵石也好。細沙也好，……

船懶散地橫在那裏，船夫都躲到艙下去了，沒有風，沒有過渡的人，也沒有上走或下走的船隻。

石子或是沙的熱，燙着腳掌，我不得不快些提着我的腳；可是在沙灘的中間，我却看到幾十尾曬着的鹹魚。再看過去，原來那邊還有一個背兜，在那旁邊，正自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個人。

他那光禿的頭頂，在大太陽的炙烤下不知是冒着一層汗或是油，他沒有

帽子，也沒有遮陰，他彷彿那麼安靜地坐在那裏。

最初我想笑了，因為我想這個人倒呆得有趣，曬鹹魚連自己也曬在裏面，可是我並沒有笑，我只好奇地停下來，（我並沒有能停住，我只是立在那裏，兩隻腳不斷地一起一落，這就更使我覺得奇怪，因為我想不通他怎麼坐下去的。）

我打斷了他孤寂的獨坐，於是微微揚起臉來看着我，在他的黝黑臉上劃滿了縱橫的深紋，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還向我傻笑着，忽然，他那粗樸的語音向我說：『先生，硬是熱得很。』

這句平淡的話，忽然觸動了我的心，而且我更看見他把一根八寸長的竹烟管送到嘴裏，打着火石抽起來了。

炎熱使我不能再停留了，我向岸上走去，當我走着的時候，我時時回過頭來，於是我就看到那大大太陽下一片白茫茫的沙石灘，和那上面反映着銀光

的一尾尾的鹹魚，還有那顆發亮的頭，再有那個冒着火亮的煙管。

禽獸們

大鑼大鼓震得我頭腦昏脹，高音的嗚咽聲抓弄我的神經，那些蓬首垢面的傢伙們：在鄉間乞雨酬神唱野台子戲的是他們，在茶館裏捏細了嗓子乾嘔的是他們，如今他們應和着那原始的音樂在超度死者的亡魂了。

我既不能靜坐，也睡不下去，這兩天我被無端的憤慨攪得不安，那有不斷的笑語，——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只有一具棺木陳在門首，——在第一天，她就昇那廢輪在往日她時常休憩的門前，烈陽在炙着，炎熱薰着，她就是那樣毫無遮蓋的躺了一天。

死者是一個病弱的女人，還是年青的，不知怎麼失了一步就嫁到這個家裏來了，——雖然有一個親愛的丈夫，上下却有三四個守寡的妯娌。她的才

幹被那陰森森的日子磨蝕盡了，她的精神忍受那見不到的蹂躪，爲人所看到的只是那安逸愉快的日子；可是留給她自己的呢？

曾經想起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由那些多事的鄰居門，不顧那些妯娌們的主張，送到醫院去又救活了，可是她的神經遭受更大的損傷，她不说一句話，時常像一座石像似地站立或坐着。

那時候她的那些親屬們就在面前和背後任意罵着了。可是她好像什麼都不知道，她那過載的心再也不能担受一點損害了，她茫然地望着人，也看望眼前的天地；可是我設想一切在她的眼中早已不存在了。

這一次又是她自己跳下門前的那個水塘，那正是午後兩三點鐘，她忽然悄悄地走到門外去，她跳下去了，她那可憐的妹妹追過去，幾乎要跪下去懇求那些惡僕們，要他們救起她來。一個說：『天無得很，我看不到哪！』另一個會水的却說水太冷，他不能下去，是的，平靜的池塘漾着微波，一個生

命在和死做着無望的掙扎！

又是一個鄰人趕出來了，一句話提醒了那個嚇昏了的妹妹！

「要他們快點扒池塘，把水放出去，……」

「是，是，你們快點扒吧。」

可是一個僕人就會這樣地說：

「可惜得很，一塘的好魚！」

在兩小時之後那個池塘纔扒開，水流出來了，那個瘦弱的身體伏在塘底，她那如生的面貌，不曾漲大一點的身體，說明她並沒有喝進多少水。她的身體還是溫的，可是說到請醫生的時候，那個三嫂又毫不動情地說了！

「請醫生也不中用了，白化錢！」

是的，一個人就是這樣死了，抱了必死的決心的亡者，自然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也聽不到了；只使這些生存的人感到無由的激憤。

可是現在這些沒有理性的傢伙們，這些禽獸們却請來這一羣東西成日成夜地來超度亡魂了。

在這煩躁的聲音之中，只聽見些微的啜泣——哭着的是她那個兩天水漿不入的可憐的妹妹！

啓事一則

每天總是那十個呆板的數字在我們的眼下跳來跳去，難怪要把一個人變成無趣的傢伙。——對別人無趣，對自己也無趣的。可是爲了使生活有趣些，我們真的努力過，就說早晨吧，照例要看報的，報紙上的消息和評論，實在要不了半小時就可以看完，就是幾種不同的報紙，消息又都一致，於是我們只得在別的地位上搜求了，——結婚，死人，總要佔去三分之一，游藝消息又有十分之一，滋補壯陽的藥品廣告又去了一些，買賣的告白總是很威武地擺在那裏。在一個不使人注意的地位，我却看到這樣的一則啓事：

「王××
高××
道歎啓事，×××於二十八年冬派往宜昌招生，以素性昏聩，

趙××女士騙來××，並施以虐待，××女士由刺激過深，而曾自殺，茲乃將××夫婦深悔而遺憾者也。××女士婚後，××無知，復乘其夫病懷孕之際，迭次送函刺激，致抱忿而亡，××等深表懺悔，以安死者，且有以慰伊夫鄭××同學，故特此道歉。」

不必說，那位趙××女士已經是『死者』了，她是美是醜，是高是矮，讀報的人自然得不着一點印象，就是死去的時候有多少年紀，也弄不清楚，只是從這一則啓事中看到她被人『騙』過，而且還受了『虐待』由於『刺激過深』她曾『自殺』過，終於有了歸宿，有了丈夫，還有一個將生的小生命在她的身內孕育。可是這時候呢，那個高××又來了，不用說，他是那個王××的合法太太，於是又迭次送函刺激（函的內容該如何，我想聰明的讀者該猜得出），結果那個苦命的女子，只得『抱忿而亡』了。於是這兩夫婦遺

憾之後，又懺悔一番，還『特此道歉』，既安死者，又慰生者。……

當時却惹怒了我，忘記我是在辦公室裏，就大聲叫：

『劊子手，劊子手！』

隨同着叫聲，我把桌子一拍，結果茶杯落地，熱水潑在地上，我環顧四面，那些臉像發紅了似的朝我看，不知不覺地，在我手裏的那張報紙扯成粉碎，紛紛地也落在地上了。

耕 牛

耕牛過着勞苦的一生，它喫的是草料，却幫助人類耕耘，使穀類茂盛地生長，喂養役使着它們的人，而且人們，從來沒有感恩的心念，無時不在想着它的更大的用途——那雙角，那皮毛，……那血淋淋的鮮肉，還可以使人們肚子更好，更肥碩。

屠戶是人類中最肥碩的，腆着一個大布袋似的肚子，臉上冒着血一般的紅光，他們多半穿着一件油亮的背心，血濺在那上面，油脂塗在那上面……但是當生命還在它們的軀體之中，它們只是默默地勞作着，雖然它們是迂緩的，可是鋼鐵一般的土地，要在它們的拖曳之下纔笑着樣地開了花，於是種子撒上去，肥料加上去，從抽芽到結實，把那份喜悅和那份收穫都

交給了忘恩的人類，——會使用尖刀的人們隨時都想到殺戮。

「牛肉是對身體有益的。」

「那會使人氣力增加。」

「那是合于衛生的。」

人們像蠅子一樣地嗡嗡，想從人的立場上找出一切合理的原因。

牛只是默默地勞作着，爲了人類的幸福。

以爲是老爺們的胃口到了，忽然貼了一張告示，說是不可屠宰耕牛。

——不提防下邊還有一個註解，說是年老的，重傷的殘廢的，目盲的在外。

那就是說：辛苦了一輩子的也好，爲工作而受傷的也好，總還不能算盡了它們的天職，除非把它們的血肉交付給我們的口腹之後。

廣告

每天報紙上的廣告也逃不過我們的眼，明知道那是一些睜着眼的謊話，明知道那是不確的誇張；可是到底還比那些沒有字的帳簿多一點花樣。今天賣這樣，明天賣那樣，什麼都可以賣，也什麼都可以買。

在一份有名的報紙上看到一則通欄的長廣告，在第一版的邊上，佔着極顯要的地位。那是一個刊物的廣告，很新穎，很別致。也許很能吸引讀者，那是說到幾天前所發生的一件不幸的自殺的事件，不是一個人，是一家人。原因是不大清楚，只要看所應用的方法，實在是想得到一定是衷心感到活着不如死了好。在纔知道那樣的消息之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我只想到十年前在哈代的一個長篇裏所看到的一節幾個孩子的自殺。那個最大的十歲以上

的孩子，竟會悲觀地說：『他們既然不歡迎我們，爲什麼還把我們生到這個世上來！』（原文記不大清楚了，大意如此。）那情節深深地打動了我，可是我只想那是作者的虛構，想不到人世上，會真有這樣悲慘的事。我想相識的和不相識的總該一致地寄與深厚的同情吧。（雖然同情實在也值不得一文錢。）可是如今呢，這悲慘的故事却被人這樣應用了，像上海的世界，×舞台那一套的廣告，誘發人的劣根性，把別人的悲痛半吞半吐地踐踏，我真不知道那該有什麼樣的效果。至少我是沒有被打動，同時我感覺得人類怎麼能這樣卑鄙地生存下去呢？

它嚼食着桑葉，却吐着細絲，度盡了一生的辛勤，便化做蛹，幽閉在自造的囹圄中。少數的任它又長出了雙翅，成爲撲撲飛着的蛾，去盡傳代的工作；大半就是沸湯中翻滾消滅了殘留的生機。到頭來人們還不放過，或煎或炒，落進人的肚腸。

這是蠶的悲劇吧，可是若干年來就一直重復地演着。蠶也許是不自知吧，每到出生的時節，它們總還是那麼興奮地生長着。栽桑飼蠶的也年年忙碌，繅絲織綉的人也時刻不停，在街巷上浪蕩，一身錦繡的却是那些腦滿腸肥，風流跌宕的官人和後生們！

一個友人，那麼高興地說着：那時她的手掌裏正捧了兩條蠕蠕動着的

蠶。

『我真愛蠶，一點也不怕它們，你看我敢把它們放在我的手中，……』
『你沒有拿過吧！我猜你就沒有拿過，你纔不知道蠶的通身都是涼潤的，再舒服也沒有！』

我望着那兩條不安的蠶，它們一直仰着它們的頭，也許在找尋失去的桑葉吧？我却說：

『你的舒服也許是真的，可是你一點也想不到它們感到你的手心是多麼灼熱呵！』

那個朋友，原來是極其熱情的，聽到我的話便嘿然無語了，呆站了一些時，便趕着把兩條蠶放下去，但低低地向我說：

『是的，我錯了，我不該打擾它們，要它們自己忙着完成自己的悲劇的一生吧！』

跳蚤

跳蚤却真的是傳播鼠疫的傢伙，它一向吸食人類的血液，當着一發覺有點癢或有點痛的時節，它早已三跳兩跳的不見了。人類奈何它不得，所以當着鼠疫流行的時候，人們只得把襪子穿到褲腳的外面，做着消極的抵制，可是那也難保它不一跳兩跳地落到頸項裏——其實吮吸點血還是小事，把病菌從老鼠的身上帶了來，那纔是使人懼怕的，在『浮士德』中的那個魔鬼梅非斯陀，曾經唱過了一個跳蚤歌：

「從前有一位國王，

畜着一顆大跳蚤

國王將這個東西，
如同兒子般愛好

.....

接着他又唱：

「蚤子現在穿上了，
大鵝毛絨衣和罩袍，
衣上並且有飄帶，
十字章也不缺少。
蚤子立時做大臣，
有大星章在輝耀，

他的兄弟和姊妹，
也在朝庭做官僚。
宮中紳士和淑女，
都被蚤子所煩擾。
女士以及宮女們，
都被蚤子所刺咬。
而且不敢傷害它，
癢處也不敢去搔。
但若有蚤咬我們，
我們就把牠殺掉。」

於是那合唱又重複了最後的兩句：

「但若有蚤咬我們，

我們就把牠殺掉！」

說是能殺掉跳蚤，我想也是人類的不宜的誇大，因為它那麼小，窮目力所不能見，他又跳得那麼快，蹦得那麼高，簡直是無孔不入，實在很難得對付的。它既不是一個相打的對手，而且又依附在別的事物之上，攀得那麼高不可及，微不可察，那可要人類有什麼好的方法來應付呢！

除開那天賦的本領，人為的地位之外，它也有高超的智慧。不是在馬戲班子裏，跳蚤戲也佔一項，那麼渺小東西，竟可以用細髮做韁繩，拖拉起車來了。彷彿還有藝術的修養，不管是怎麼一回事，居然也能聞樂起舞，還像是懂得節拍。那時候看的人笑了，因為那個小動物竟能使他心曠神怡，而且

那些一見了就使人發癢的東西，現在正吸着那個賣藝人的血。

但是這種種好感，畢竟是暫時的，想到由於它多少人都陷於死亡之中，即使算不得一個對手，人類也把無比憤恨放在它們身上，只是它們跳得那麼高那麼快，人類的眼睛和手實在是跟不上它們的。

虎

我想虎該是勇猛的動物，我們並不是懼於牠能吞噬人獸，揚沙走石，却覺得在傷了以後能跑到僻靜的所在舐着自己的傷口該是勇猛中之最勇的。依了狡猾、機智、無情無義而自曾爲萬物之靈的人們，不是成天地在抱怨着麼？那個嘴，除了吃飯，說話之外，還不斷地發出悲歎來，使整個的世界，都感染到那份不安了。

可惜的是，我並不能看到在山野中竄躍的大蟲，所看到的，無非是在動物園，馬戲班中，就說是這樣，也可憐得很，連五隻也沒有看到過，相同的却是都被關在鐵檻裏，每一隻都好像害着消化不良症，懶懶欲睡的臥着，牠也許並不是睡着，因爲牠的兩眼有時還偷覷着。可是牠已經失去了那份野性

，——若不失去又該怎麼辦呢？若是依性向站在外邊來捉弄的人類猛撲，還不是要格於粗鐵欄，自己受到重跌麼？在馬戲班裏，縱然一個挑戰者逞強地來了，但是憑了虎的那一點小小的智慧，也明瞭握在手裏的電棒一下就可送了牠的命。於是牠就不得不只在喉嚨中吼着，順了那個戲弄者的意宛轉上下了。

若是有一天，中了埋伏的陷坑，或是千百個人的圍剿，不得不喪失性命，陳屍堂上，慶功的將軍紅光滿臉，得意地環顧左右，那到真的像那位胸無點墨的紳士的阿諛，「虎落平陽——」

但是遇到這個厄運的虎，也是悲哀之極了，我還希望我的描畫不至於使它就像犬一樣。

鼠

因爲鼠疫猖獗，老鼠就成爲直接危害人類的公敵了，記得在一個省分裏，照例把老鼠看成神的，不準打，更不準毒，一看到老鼠搬家，還以爲連潮氣也被帶走了，所以老鼠更橫行無忌，不但衣米食物，連小孩子的脚趾，大人的耳朵邊都要啃，甚至於還大模大樣地坐在那裏，瞪着眼睛看人，——幸而那個省分還是在中國，如果飛過了海洋，那些勇猛的大漢和溫柔的淑女怕終日要大呼小叫了！因爲那些外國人，據說是不分男女老少，一般都怕老鼠的。

但是因爲利害衝突，發生你死我活的關係，在另一個省分，人類就不得不用嚴厲的方法來對付那狡猾的小動物了。用棒打死自然是最簡單的辦法，

此外還把來路去路看好，如果是鼠穴，那就會用毒氣薰，過後再用黃泥封住，否則的話，只填補住也就是了，到了這時候，市民已經死去許多了，死了人的區域攔阻起來，不但要施行澈底的消毒，還要實行隔離，走路人都得繞着走那些更小更污穢的巷子。那些沒有死的市民們，忙着打針，還把襪子拉到褲子的外面，好像下雨天走路那樣。

可是漸漸地，人又忘記了。雖然打針並不怎樣痛，許多人也不情願在皮膚上刺那麼一下，過後更因為不願意走那些稍遠的一點小路；『不見得那麼巧，會傳到我的身上來，』一面已經把脚步踏到那灑滿白灰的街路上了。

但這也還是因為損害不大，屬於腺鼠疫的，若果是肺鼠疫呢，那就由空氣中也可以傳染，患者口鼻流血倒地死去，大約那該是最使人恐懼的黑死病了。

把疫癘傳給人類，使人類趨於死亡，在鼠的那一面，也許是不情願的

吧？因爲它們也同樣地要大量死在這疫癘之中，有了病的老鼠，也要顯得毫無生氣，灑洋洋地東張一眼西望一眼的。從這一路和人類結了冤仇自然也頗爲茫然的，但早照例它要穿倉盜穀，偷油啃布，最可恨的還是把一些書的背脊啃光，在它是喫一點陳漿糊，人們可損害了寶貴的典籍。可是在這些不可恕的行爲上，人類只是付給憤恨，一朝在廁坑裏看到那拖着大尾巴肥壯身體的老鼠們，便顯出了不得的訝異來——據說那個亡秦的丞相李斯，就由此悟到處人世的路，於是他就在不使人驚異的情況下爲非作歹，終於把那個只傳了一世又一點的秦朝坍了台。——不滿那也該算是一樁好事，把贏家天下顛倒，使萬民更能舒暢地喘一口氣。

可是老鼠却一直生存着，有時我也起過那個呆念頭，想着科學揭示給我們的鼠的生殖率，一代一代地算下去，不久就很悲觀地感到世界上的老鼠該比人類多了。——可是事實上却還不如此，人類一直還很多，老鼠也一直不

能夠超過人類的數目，可是比人類的勢力大。

這該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不是麼？

官人

那官人把肥胖的身軀緊緊塞在那車廂裏，兀自像一座小山般地在路上移動着，顯得更加矮小的車夫不停地挪動着他那兩條短腿，——那份重載推着它，坡度推着他，他的那份忠於主子的心推着他：於是就很容易使人想到好玩的蹬輪的小白耗子。這個車夫的矮小正好遮不住大老爺的視線，他的右眼筆直地有力地望着前面，左眼却斜着看天，天上是甚麼都沒有的——原來他是一個斜眼的官人。要不是他那一把子年紀，他也會到醫院裏來一次新法割治；可是他想：人這廢大了，閑了這許多年，差不多快輪到那定做的大棺材裏，如今當道借重他那一把子的年紀，還是老翰林的頭銜，出山也是不得已的，又何必管那些外表？而且他的眼斜得那麼好，當年御前召見的時候把

個皇帝都招笑了，那鷹現在還有什麼行不通的？

在他那向天看的左眼望不見的路邊，却奔跑着一個比他年紀還要大些的老頭，左臂挾着一個公事包，右手捧着一個很精緻的磁罐，每逢聽見坐在車上的人咳嗽，他必得趕上兩三步，把那個磁罐送上去，等那官人懶洋洋地把痰吐在裏面，他得把它接過來。這樣一來，他的嘴更大張着了，白鬍子落到口腔裏，他不得不像馬似地噴着氣。可是他的主人沒有看見他，因為該看到他的那一隻眼睛恰好朝天，他的心中只想着他那個年青力強的劉貴或是李順，當年陪他讀書，爲他上樹取鳥蛋，進京的時候爲他挑行李，還帶他去逛天橋。

『怎樣，你要告老，這是什麼話？連我還不老呢——』他記得那一次想不幹了的時候，他曾這樣大聲申斥他，他很激動，所以眼睛瞪得很大，還是一隻朝前，那一隻却好像盯住了屋角綴網的蜘蛛。『說老，你看看，天下不

總是我們的，年青人有什麼用，他們自己也明白，把我打倒了又把擁護起來，我還不是爲了忠於——」他本來想說『皇上』兩個字，到底覺得有一點不方便，就像吐痰似地厭惡地噴出來：『國家！』

「——我是做官的，當然得忠於國，你只配忠於我的家，你忘記我怎樣把你從小養起來的？」

這一說，老頭只得含着兩泡眼淚，抖着白鬍子打了個千退下去了。從此他就不得不賣着他的老命爲老爺奔跑。

恰巧一個上坡迎在前面，那車夫再怎麼用力也不得不放慢了脚步，伏在車把中，頭伸出去，四肢努力地拔着，這正好，給那個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老頭子一個喘息的機會——可是他還像一尾丟在岸上的魚大張着嘴，這時候迎在眼前的只是那個土坡，老爺不必再那麼費精神地瞪眼睛，於是他唏噓着，想點不高不下的事，他想起從前他是被抬在肩上，後來又被牲口拖了走，

再後來他就坐上那個什麼也看不見却能飛跑的車（他只接受這一件鬼子的文明），現在又說是節省汽油什麼要他坐在人力車上了。這，這像什麼，一點也不氣派，要是沒有挾皮包的當差，那連個官都不像了。車拖得很慢，又很穩，他看看那個掙扎的車夫，心裏想：『這真像一個——』可是再一想到，萬一他失了一步，那不是連車帶人都要倒滾下去了麼？還是閉起眼睛來，不看也不好，彷彿坐在一塊緩緩移行的雲彩裏。

等他再張開他的眼睛，原來那個坡已經爬上來了。那車夫仍舊迅速地移動着他那兩條小腿，那老頭又吁吁地跑着，他自己也就又瞪起眼睛來；——還是一隻朝前，一隻看天。

紈袴子

山河都翻了一個身，他從汽車裏走出來的時候連一根頭髮也沒有亂，他那姣好油膩的臉，殘留着昨夜的美夢，不知怎麼樣，這一夜就把它送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了，——不，不陌生，還是坐在那輛從臘戍搶運回來的一九四一式的汽車裏，還是穿着他那最時新的服裝，袋裏還是插着三支真空派克筆，而且路上，正有不少和他說同樣的話的人，——他們都那麼襤褸，一身都是塵土，小孩子哭着，大人也哭着。

他用脚尖踢了踢一個哭着的孩子，大聲大氣地說：

『儂爲啥要哭？』

『逃難呵，把人逃煞哉！三日沒喫物事！』

「格有啥關係，人總歸要跑來跑去格，像儂個樣子，真個一耐用處也沒格！」

於是他從袋裏取出一面明鏡來，對着晨起的陽光梳理他的頭髮——那真是很光滑的，就是連他的身上也沒有一點土珠。可是轉眼看到他的車子，他就不得不繃起他那美麗的眉頭，高聲把伏在輪盤以上的人喊醒！

「阿二，阿二，車上啥地方來格許多灰塵？」

「少爺，儂弗曉得，昨夜跑了交關路，路面又壞極了，我就心敵人會追上來！」

「大驚小怪，有啥好怕？——好了，這是啥地方？」

「××，少爺！」

「呵，到了××省了？想不到，想不到，肚內邪氣空，啥地方好喫物事？」

「格面就是一月店，作興蠻好格。」

「儂等拉，弗要跑，阿拉進去看看。」

於是那家纔把布幌子挑出去的小飲食店裏，走進這位大少爺來了，也許他是暈眩了，他在那小房子的中央轉了幾個身，然後纔像跌落似地坐在一張竹凳上，可是他的眼睛一落在門前那些蓬首垢面的難民身上，他就厭惡地吐了一口痰，換了一個坐位，把後背朝着那些討厭的人們。那個跑堂的用生硬的國語，胆小地向他說着，可是他沒有聽，極不耐煩地大聲邪詐着。

「快點，快點，儂阿是死人！阿拉要喫甜個，儂有啥甜物事，快點弄出來！」

那個堂倌茫然地站在那裏，過後，他就覺得很聰明地到裏面捧着一盤冒着熱氣的麵點來。

他真是餓了，一下子，就抓起一個送到嘴裏，他的嘴纔動了兩三下，就

半張放停止了，然後他的臉上就顯出一種要死的神情，好像吞了毒藥似地，他的眼睛大睜着；他又咳了一下，終於忍不住了，把手中的半個遠遠地丟開，嘴就像吐糞似地把咬爛了的點心吐在桌上。

『儂爲啥道理，阿拉，關照儂要甜格，儂爲啥要把我鹹格，格哪能喫法！』

那堂倌還只是茫然地望着，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還是做什麼好，——他根本還沒有清楚爲什麼他會發起脾氣！

憑他的猜想，以爲或者他嫌這些太冷；就勤快地又趕到裏面捧出一盤茶，這下子，他可真忍不住了，說起來，像一隻狗似地露齒咆哮着：

『儂個死人，儂聽弗懂我格閒話？』

那個堂倌還是不懂，可是從那氣勢上看，他小心地搖着頭。

『儂爲啥弗懂，真奇怪！阿拉生來就講格種閒話，沒人聽弗懂格，我看

儂是故意。」

那個堂倌簡直不知道怎麼好了，只好捧着那盤冒熱氣的點心，呆呆地站在那裏。於是我們的大少爺，從袋裏面掏出一張鈔票，朝地下一丟，就悻悻地走出去，他的嘴還不停地咕嚕着：

「豬糞，豬糞……」

在他的眼睛裏，人都是豬糞，就是那些和他說同樣話，蹲在門旁街邊的也是一樣，他用手杖用脚尖把那些妨礙他走路的全都踢開打開，而後就又安穩地坐在那部像一隻爬行的烏龜汽車裏了，那個車夫討好地問他一聲：

「少爺，儂喫得阿好？」

他就十分嫌惡地說：

「弗要問，弗要問，開到重慶去，格地方登弗來，」車捲着煙塵冒着汽走了，只有他最後從窗口吐出來的一口痰，遺留在馬路的邊上。

年

年，年，又是年，這是塗抹不掉的，深刻在老百姓心上的年，老百姓是軟性的，從前是被捺住了，不許過；現在是連捺的人也忙起來了，大家一齊過新年。

人忙着，忙着買，忙着賣；天也忙着，忙着下雨，這許多天一直淅淅零零地不斷，可是還澆不熄人們過年的火性，豬也忙着，忙着去死，——不是情願的，是被人類捆倒去殺的，這樣，就有了不平的悲哀的鳴叫。

鳴叫是不好的，並不是怕引動人類的惻隱之心，一來怕上捐，二來怕那些買主趕到門上來，是訖，豬肉不容易買，大家都趕着去，連那『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聖人之徒，也是倉忙地在雨中奔波，想分到半斤八兩的，用耳

朵，用鼻子，在泥濘中東找西尋，還是什麼也沒有弄到，就要在雨中踱着方步回來了。

近處却起了鋼琴的樂音，還有男女的合唱，在靜雨中顯得更嘹亮。那女高音像缺油的車軸吱吱扭扭的在人的神經上搔；那男低音，胆怯地用那粗啞，破沙鍋的嗓音隨着。那鋼琴就像不聽話的孩子在樓板上亂跳一般，東東當當，又像不熟練的鐵匠把鐵錘向人們的腦袋上亂敲，那位聖人之徒忽然踱到我的房裏來，纔推開門，就怔住了，木偶般地站在那裏諦聽，隨後突然地問我：

『你聽見沒有？』

『什麼？』

『豬叫！』

『不是，——』我肯定地說：『明明那家從香港來的歸僑在彈琴唱歌。』

『不，也有豬叫，你聽，你聽——』

我本是虛心的，就遵命靜聽，果然在歌聲之中還有豬的哀鳴，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很佩服他們，實在比這些在內地生長的老百姓聰明。

『好了，』那位聖人之徒得意地笑着，『還是我聽得準，他們在殺豬，我們既有鄰誼，當然可以分到兩斤，我是無肉不飽的，何況年尾？』

『算了吧，他如果想分給你，也不必費這麼大的苦心，來這一段人豬的合唱了。』

『不是，不是，夫子陳蔡絕糧，還絃歌不輟；他們殺的是豬，自可作樂消遣。說不定他們這是替豬唸一段外國的往生咒，是不是，外國也有神，也有地獄，也有往生咒？』

『我沒有那麼大的學問，我不懂。』

可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經又搶着跑出去了，這時候，樂聲停止

了，又起來那個女人神經質的高聲的亢笑。那是我一聽到就頭痛的笑聲，要每個人的神經打抖，毛孔收縮，恨不得有地縫也鑽進去的笑聲。每天她都要笑的，她一笑起來我們就說是受難的時節到了，在她，今天好像是特別起興，笑聲格外大而持久。一陣雜亂脚步聲音之後，那位聖人之徒亂步地跑回來了，我知道他受不住的。

『糟糕，糟糕她又笑！』

我忍住我的痛苦，故意問他：

『你買到肉麼？』

『什麼，什麼，……』

他睜大了眼睛兩手塞着耳朵這樣問着，我知道他聽不見，也就不和他說了。

在那笑聲之中，我却聽見豬的咻咻的喘息，這我纔瞭解爲什麼今天她笑

得這麼長，這麼有興致。可是她的氣力到底比不上豬，而且豬是發着最後的聲音，所以她的笑還是先停了。這時候『聖人之徒』也放下了雙手，他好像猜出來的，我知道他不過是掩耳盜鈴，要聽的聽，不聽的就算沒有聽見，這次却是我告訴他：

『豬還在喘呢！』

他却繚繚眉頭，彷彿對於豬已經沒有興趣了，從袖口倒出來一卷他父親的遺詩，倒在我的床上大聲吟哦起來了。

這却是我個人的受難，他的音調正像哭着唸經，每天我一聽到這聲音，立刻就站起來到外邊去的，今天却下着雨，又是人們忙着過年的日子，我知道無處可去，只得忍耐地坐在那里。可是那聲音實在使我受不住，引起我說不出是喜是悲的情思，我就好意地和他商量：

『對不起，老兄，老兄，……』

我叫了許久，他纔愕然地意識到我是在叫他，雖然不發大聲，還是搖頭幌腦的哼唧唧唧。

「這最好，這最好，何必要那麼大的聲音？你不覺得傷氣？」

「呵，呵，……」他好像並沒有聽懂我的話，又跟着說：「詩若是不高聲吟誦如同喫好菜嘴不響一樣，食而不知其味，——」

「不過，老兄，你的味一大，我的味就小了。」

「那，那，……」

他說不出什麼來，又把眼盯在書上，過了兩三分鐘，他又大聲吟誦起來，我就不得不走出去。因為我一直知道和這些聖人之徒是有理也講不清的。

我跨到樓下，在那間堆積什物的小房子裏看到滾出來的香烟，原來是一個穿中山裝的人敲着木魚唸經，迎門伏着一堆，不斷地叩首禱拜，我被這新奇的景象吸住了，停下脚，等着那伏着的一堆站起來，我纔看到原來是我們

那位有錢的房東。他看見我，趕上來和我說出他請了一位高道，禳解一些凶險，原來他近來覺得：『他們都想害我，用魔法鎮我，我每天夜裏都出一身汗，好像打過一場架似的……』

我也沒有話可說，雨天又走不出去，只得又上了樓，推開自己的房門，裏邊是靜悄悄的，那位聖人之徒只保持開卷的姿式，已經扯起均勻的鼾聲了，我坐下去，天也漸漸地黑下來了。

遠遠近近的響起鞭炮的聲音，爲人們加重了威風來度這新年。可是當着天又亮起來的時候，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像死去一般。

真像死了的，連店舖把門板都關起來。雨還在落着，添加一份淒清，到黃昏的時候，穿着單薄衣裳的警察毆打每一家的門，有人應着之後就大聲隔門傳話要他們把國旗扯出來。原來這不是年，這是慶祝平等新約節。

工 程 師

『那麼大的人，算什麼，像小孩子似地，追着鵝的後邊趕——』

說到這裏的時候，他從鼻子裏噴出兩道白烟，好像一隻打着響鼻的狗。我必須乘着這點餘裕來介紹這位發表高論的偉大人物，他是一個了不得的工程師，曾經在試驗室裏埋首二十年，認為可以從煤炭中提煉出金鋼鑽。他是爲有錢人服務的，因爲從此就可以使每個有錢人的手指上閃着燦爛的光輝，使這個世界充滿了光明。現在他已經到了實驗的時期，可是他只在做前半部工作——那就是說他正在從地下採掘煤炭，他的煤炭採出來後並不賣給那些人煮飯，只是像小山似地堆着，等候着它的偉大的用途。他的那口氣我想早已喘完了，那麼看他再說些什麼吧：

「那麼大的人了，連領帶也不結，把鵝追得連跑帶飛，他自己一下也跌到泥塘裏！」

這真是一樁有趣的事，怪不得他咧開他的大嘴笑起來，這樣纔使我看到他連上帶下，共有五個半金牙，舌頭上還有半塊沒有嚼爛的五香牛肉。

我打了一個呃，差點兒吐出來。

我們原來是在公路局一個倒了霉的小站等車子的，那又是一個倒了霉的落雨天，外邊稀泥有半尺厚，實在沒有法子跨到外邊去看看自然的風景，所以只得聽他的偉論了。在簡短談話中我知道他的出身，他的抱負，甚至於我還看到了他的金牙，還有那一塊像狗屎團的嚼不爛的水牛肉。恰巧他們談論的人却是我認識的，可是我看到他要吞下他去的氣概，我既不敢爲他辯護，也不敢說我認識他，我只得一聲不響地做一個卑微的聽者了。

「他也不難過，就是帶着那一身泥爬起來，走回去了，要是我可不成！」

我就沒有問他不成又該怎麼辦？是不是要殺掉那隻鵝，填平那個泥坑？我要告訴他一聲他所說的人原來是一個藝術家，他用他的筆描畫人生萬物的，他去追一個鵝，必是他要觀察什麼，正如同你這麼一個偉大的工程師，碰巧要把土塊放在鼻子前嗅一樣，這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舉動。宇宙是包羅萬象的，而人類也是廣大的……可是沒有等我開口，他就又像吼似地爆發了：

「他太不近人情！」

我以為他又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要說，原來還是那兩句話，他又說了一遍。可憐那個小小的站房，可憐我又是那麼一個唯一的聽者，想逃避也無路可走，因為外邊那可憐的雨還不斷地在下着呢！

忽然，他停止了話頭，把耳朵側過去聽着，立刻有一層喜悅的雲彩罩上他的臉，提了小手包就奔出去，果然有一輛車和他同時到了站，我只看到一

陣泥水的花朵飛起來，他躲了躲，可是，還保持着他那優越的地位。其實原來也用不着爭的，只有我們兩個人，在任何方面說，我也只好先讓他上車的。可是不知怎的他的心那麼急，爭先跨到車上，以致我上了車的時候，正看到他抹着那濺得他滿臉的泥漿。

父子倆

『你看，你看，我有兒子了，我們十年不見，我的兒子就恰巧十歲，不多不少。哈哈，我的兒子是由我自己教育的，我用的是天才教育法，明年就可以考大學，讀大學用不了多少錢，我連留學費用都給他存起來了。自從他下生的時候存起——』

我的老朋友說得那麼熱心，使他那上寬下尖的臉顯得非常靈活，滿頭的汗都順路淌到下額上。他只要用手掌抓一把，就把汗水都拭去了。在他那得意的談話中，我不得不打斷他，因為這幾年戰爭，把紙幣打得不值錢了，我很擔心他爲他兒子所存的留學費用已經不足半年的小學用度，我就老老實實地說：

『那你存的錢，怎麼能夠呢？』

『唉，你真是書呆子，誰存錢呵？我存的是實物。不斷地存進拋出，一點問題也沒有。最近我可存了點款子，在美金外匯從二十升到二千二十之前夕，我給他請準了二千，老兄，你想，這還會上當麼？』

經他這一番解釋，我覺得自己的過慮實在是多餘而不切實的。我只得又放出了呆相，靜靜地聽他說下去：

『——凡事必須有計劃，有目的，纔可以一步一步做去，有條不紊。我做學問，經營事業，對自己，管理妻子，教育兒子都如此。我要科學化，合理化——』忽然他放開喉嚨朝後面叫！『小狗子，小狗子！』

看到我爲這個名字有一點驚訝，就趕緊加以解說：

『這是先母的意思，取一個吉利，好養得大，這是本鄉的土俗。』

那個叫小狗子的並沒有聽到他的叫喚就跳出來，這好像惹怒了他，他進

去尋找，纔一分鐘，果然跳進一個來，就好像經過一番魔術，把我的朋友給縮小了，同樣是三角臉，下垂的眉梢，又哭又笑的面容，可是他不認識我，轉身就向回跑，和我的朋友撞上了，這纔使我放了心，他們的確是兩個，不是說他是他的兒子的放大，就只好說他的兒子是他的縮小了。

「跑什麼，傻瓜，還不給×叔叔鞠躬。」

他來到我的面前，把頭低下去，再揚起來。我看到他們連眼角的皺紋都是相同的，我簡直忍不住笑了。

「我知道你一定會欣賞我的兒子，我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來，告訴×叔叔，將來你長大了做什麼？」

「我想做一個大人物，像爸爸一樣。」

「爲什麼呢？」

「爲了我下一代的幸福。」

當這個孩子說到下一代的時候，我的腦子裏就自然而然地顯出一副更小的人形，我想果真有那天，三代都站在我的面前，那纔真是一幅更有趣的圖畫呢！

可是當我正遐想的時節，我的朋友好心地提出一個問題來了：

「我們真是好久沒有見面了，我願意我們能多談一下——」

「嗯，嗯，……」

「就留在我這裏吃便飯吧。」

「那何必呢？」我這樣謙讓着，可是一想到要我走出他的家，準保一小時之內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因為他的住處在羣山中，我費了許久時候纔找到的。「那麼，那麼，也好，可是請千萬不必麻煩。」

「也沒有什麼可麻煩的，我早和內人有約定，凡是我的客人來吃飯，她就只好犧牲一頓，因為我是陪客人的，我的兒子正在發育期間，不能影響

他的身體，該把飯讓給客人的只有她了。——話又說回來，如果是她的客人，那麽只有我來讓了。你看，是不是既科學又合理？」

『怎麼，怎麼，我沒有想到。』

這種慷慨的行徑倒使我吃驚了，我趕緊站起來，我想我不該這樣自私又這樣殘忍，因為我的到來，竟使一個人餓一頓飯。

『我們一直過的有規律的生活，又住在山裏，處處不方便，我們習慣了這種犧牲精神，你倒不必過意不去，讓我們再多談談吧。』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可談的，他想留我的舉動恰使我要快些離開他，使他們一家人得以安心，因為我早已看到那一大一小的兩雙眼睛灼灼地望着我，在門窗後，我彷彿又看到一雙女人的眼睛般地望着我。

『不，我一定要回去了，』我先只這麼說一句，過後當他送我出來的時候，我像心有未甘似地邊走邊說着：『我住在一個好心的朋友那里，他算定

我要回去的，他一定等我吃飯，如果我打擾了你們，使你的太太犧牲了她的
一頓，我的朋友也會餓着肚子等我，何苦因為我一個人的關係，使世上多出
兩個餓肚子的人呢？我想還是我走的好，如果……我這個闖入者，一切都很好
的。』

顯然我的話很中聽，他們父子倆一齊送我出來，那個兒子生怕我走得
慢，他老早就趕在我的前面。

在分別的時候，我們相對鞠躬。當我抬起頭來，我看到他們纔抬起來的
頭，他們笑着（可惜嘴角都有點向下掛），加上向下的眉毛，忽然使我想起
這父子倆不是在笑，在哭着呢！

獻給大神的人們

我自己雖然沒有宗教，可是我敬重那些獻身給信仰的人，爲了一個理想，犧牲自己，這總是勇士的行徑。我欽佩他們能全然忘情於世俗的名利，可是我不同意他們所走的路向。所以我不反對人類中存在着這樣的人，我却
不願意人類都走向這條路。

在歷史上，他們雖然有一些事件使我忿惱，可是使我最不能忍的是當我從杜斯退益夫斯基傳中看到那個說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修道院長，拒絕了作家的遺體埋到他們寺院的墓場中。那本是遵從作者的遺囑，他願意埋在涅克拉索夫的身邊，因爲是他發現了他的才能而當他在西伯利亞一直不忘記他的人。不屬於這個世界，不看重作者生前的令譽，只着重了錢，這是最好的諷

刺，僞善者的現身說法。

但是這些也過去了，他們不知道是如願地升了天或是落在地獄中，總之在人的世界中，他們是早已不存在了。當然也還有的，一面不屬於這個世界，一面更熱中這個世界，甚至於說爲了避免將來更殘酷的戰爭，禱求戰爭立刻就來。這正如同那個死去了的劊子手希特拉的說法，爲了人道，他纔用最兇殘的武器，以便戰爭早日結束。但是在張天帥也可招搖過市，報紙上還刊登玉照的此時此地。這也只好算是那個主教的自由。他可以信口開河，也許有的人還以爲他的話中聽呢！

現在我們要說的是一個言行不足以動人，是許許多多眼望着天，而生根在地下的聖徒之一。他是穿了陰森森的黑袍和我相見的，他的年紀並不大，可是滿臉嚴霜。那正是夏天，我的汗都不流了，還打了一個寒噤。我不必問他的姓名或是請教他的職業，我知道他是站在天和人間間的，我只覺得我的

渺小，還有我那說不出也想不到的罪惡。我猜想我是有罪惡的，可是一時我說不出來。

我們雖然見了面，他並不看我，只有我看他的份。他的嘴好像也不是用來說話的，緊閉着生怕一不小心，就會有什麼送出來的，別人叫他father，我想我不必叫。我的father不是他，而且我也用不着這樣稱呼他。他沒有話，我也不會說話，儘管初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是很快就分開了。

在敬佩他之餘，我的心中也想到：可惜一條有爲的漢子，何苦把自己套在外國袈裟裏，把生命弄成一個不死不活。他該好好作點事，除開耗費糧食和做不必要的禱告之外，也許他是一個學者，我想起來，中國之有歐學，最初還是由傳教士帶進來的，而且我也曾經遇見過一些有修養有學問的神父們。

那也許是我們的緣分，沒有過一個星期，我們又相見了。我原來是趕路

的，可是戰時交通的一切困難都降落在我的身上，幾乎沒有一個宿站我不休息兩晚的。在相近C省的一個小鎮上，我在一月簡陋的旅舍停下來，當我吃過晚飯正要入睡的時候，隔壁忽然起了喧囂的人聲！有男人，有女人，接着女人的下流歌唱刺耳地響着，使我感到入晚的鬱熱更不耐煩了。

歌聲才停，就響起了男人的爆炸般的喝采。有個男人的聲音更高，揉合着笑和歡呼，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似的，同時不停地把手掌在光腿上拍擊着。起先我是憤怒的，可是當我轉身向壁，順着從縫隙透過來的燈光望過去，我頓時驚住了。我記得該是他，可是我以為不該是他。自然，他的黑袍早已不見了，他穿着短褲和香港衫，左手腕上一隻新手表，眼睛上架了一副淺綠色的眼鏡，當他笑着的時節，從他那大張着的嘴裏像毒霧似地噴着唾沫片子。

我知道我是睡不成了，我的好奇心又鼓舞着我，我這麼一個不善交際的

人竟自起了去拜會他的念頭。我翻身起來，穿上襯衫，拉開門，一下就站在隔壁的大開的門前。聲音一時都停住了，我就說：

『您是×神父——』

『噢，×先生，我們五天前見過面。』

我想不到他是那麼活潑，簡直是跳起來和我握手。

『我還當您不記得我，當時您好像沒有拿眼睛看我。』

『不，我們是用靈魂看人的人，看了之後，就永遠也不會忘記，——呵，我想不到您纔走到這裏，我還當您早已到了F省。』

『我簡直煩死了，趕不上直達車，每天至少多停一天，——您怎麼也走這條路？』

『我，我還不是找點生活！』他坦然地說着，倒使我這個臉皮薄的人感到有點忸怩了。

『您是行商？』

我好像不敢說出口似的，小聲地囁嚅着，

『是呀，可是我還是本着濟世救人的教義，我的貨品就在那裏。』

他說着，朝牆角那裏努努嘴，那裏放着一只三十六寸的皮箱。

『不多呀！』

『也不少，值百八十萬，都是西藥。阿的平，撲癩母星，大健風，藥特靈，滅疥，還有六〇六，』他懷疑了一下纔說出了，接着又加以解釋。『六〇六是治瘰癧的特效藥，還有回歸熱。』

我對於商業原來沒有一點趣味，當時我的身體還健康，對於藥品也不發生興趣。看他那麼有辦法的樣子，我倒想起來要他幫我弄車子。他聽到我的話，毫不猶豫地答應我了。

『那沒有問題，包在我的身上好了。明天早晨車站見，我給你找一部到

C 城直達的車，免得換來換去。」

『那我真該感謝你了。』

『不要說這些話，我的天職是幫助人的，爲人類減少痛苦的。』

他還像老朋友似地在我的肩上拍了兩三下，使我的心頓時像有了可靠的着落。

我懷着這滿足了的心，向他告辭了。略略把行李整頓一下，就又睡在床上。儘管隔壁又起猥褻的，歇斯的里亞的尖笑，好像因爲那是出之我相識的人，而他又那腐好心地答應我，要我明天就可呼以成行，我也就不再爲那聲音所擾，很快地安然入睡——。

第二天，很不巧，天下着雨。隔壁沒有一點聲音，我就心他們早已走了。我就趕緊洗了臉，算了房帳，提了行李，冒着雨走向車站。在路上我的心就盤算着怎樣向他說抱歉的話，可是我到了車站，我並沒有看到他。時間不早

不晚，正是人客起始忙碌的時候。爲了方便，我只好把行李放在污泥上，東張西望，想找到我的救主。可是沒有他的影子，一輛客車，又是一輛貨車，開走了，我的心也起始忙亂起來。雨水和汗水混流着，我不顧措拭，實在是我也顧不得了。

突然我看見他了，他是坐在一輛貨車的頂上，好像在半天空。我朝他奔了去，他微笑着向我招手，只是向我告別。我追趕，可是汽車比我快得多，終於我放棄了一切希望，收了腳，望着他——汽車和人漸漸地在我眼睛裏變小了，最後是什麼都沒有了。

我既不能責備，又不是罵，因爲他想來幫我的忙，原是出於他的一番好心。

龍

龍只是幻想中的動物，沒有一個人曾經看見過，儘管古生物學家怎樣努力從地層中掘出骨骼化石；可是和我們記憶中的總還相差極遠。至少它只是爬虫之一，而且沒有能騰空遠揚，缺少了繞身的祥雲，也使我們感覺到那不是龍的。

若是虛心屏除了一切先人之見，龍的本身並不是一個怎樣美麗的動物，它是相近蛇的，沒有人會喜歡蛇；頭上的兩角雖然好看，可是那一雙突出的，銅鈴一般的兇眼睛，還有那露在外面的利齒，總使人覺得可怕的。領下是一叢長鬚，絲毫不能使它道貌岸然，反倒使人以為那不過是用來掩蓋它的血口的。身子像一條粗蟒，該增加人的厭惡。就此而論，它實在比河馬高明不了

多少，如果有人被稱爲龍，決不會感到榮耀，該認爲是更大的侮辱的。（一個日本故事說過一個人向另外一個提出訟訴，因爲十年前他說他像河馬。十年後他在動物園看到河馬，纔覺得這個侮辱是多麼嚴重。）

龍的可貴處也許是在於它所象徵的吧？於是夢想爲龍的人在歷史上不斷地出現着。不能做一條龍，做龍頭也好，當龍尾也不差；甚至於什麼都沒有摸得着，抓着龍的鬚尾，一樣也可以上天。

到了天上，自然是俯視脚下的，自己飄飄然騰雲駕霧，無視活在地上的苦痛，於是距離就一天比一天遠了。有一天，連影子都望不見，上面的既然忽略了下面的存在，下面的也無須再表示他們的尊敬了。甚至因爲惡大於善，代替尊敬的是憤恨。因爲龍雖然是神物，它還要從地上吸水的，那時憤怒的人民就會抓住它，使它無法再昇天，只在污泥中打滾。

做了一條泥龍，該不再有人羨慕了。它失去了張牙舞爪的勇氣，它失去

了閃光鱗甲的美麗，角也許折斷了，兩隻大眼睛怕也被污泥蒙住了，這條龍，也許比到了元宵節的殘龍燈還要狼狽，那麼還有誰肯把夢想寄托在它的身上呢？當然也不會再有人緊抓住它的鬚尾不放了。也許他們早就看到情勢不對，搖身一變，不再提起攀龍附驥那一段光榮，也變成人民的英雄，掄起拳頭打在他們曾經依附着的身上，那纔是龍的悲哀的時節。

如果先見到龍的悲哀，那麼就不會夢想着去做，搶着去做，拚着去做那并不美麗，并不使人愛，而世界上實在并不存在的龍了。

猴子

在報上的市民之聲中有一封來信，說是在某弄堂有一個說是從重慶來的人，帶了一隻重慶來的猴子，每天放出門外，噓聲咬人，追得小孩跌跌爬爬，偶而有胆壯的還擊一下，那畜生的主人就要加以痛打，還要說：『我是重慶來的，誰再多話，就送你們到法院去關幾年！』

重慶來的人有說不出的威風，想不到重慶來的畜生也有說不出的狠處！畜生的威風當然是靠人的，人又靠什麼呢？若說是從重慶來的這一點，像我們許多人就不足爲例，因爲重慶上海對我們都是一樣，多住些日子，還會感覺到後者不如前者。別人也許並不這樣，只靠重慶來的這個頭銜，就是衣食住行，無不齊備，甚至於連畜生也都能依勢凌人，可見它還是有不可埋

沒的功績的。

做爲畜生的猴子，本身也自有它的智慧，和人有最大的差別的，就是它沒有語言和文字。所以不管它經過怎樣的訓練，它也不會說人話，只是啾啾地叫着。有了人的智慧，而說不出人話來，猴子自己怕也頗感難過的。如果想得更深，也會引起悲哀，因爲無論怎麼樣也只是猴子，不會攀到人的中間。儘管它有利爪，它能攀援如飛，它也算不得人。記得在福建有一種最名貴的茶，叫做『猴子採』，因爲茶樹生在峭岩絕壁，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上去，所以只得借重猴子，猴子聽從人的指揮，把茶葉取下來了，可是 一切焙製，將來的飲用，那全都是人類的事，完全與猴子無關了。猴子模擬人的喫烟還看見過的，卻從來沒有看到過猴子能正襟危坐，端着一個茶杯品茗的。猴子原來是長於模倣的，尤其是模倣人，可見想做人的心非常之切，可是他畢竟不是人，雖然也用兩腳走路，——甚至於被認爲是人類的祖先。（現在

說這樣的話，應該沒有罪過了，不像達爾文的時代，這麼一說，把教士嘴裏上帝七天造人說打破了，慌了手脚，先把達爾文驅逐出教會再說。）

除開沒有語言文字之外，它不如人的，怕是它不能安靜。若不是兩隻紅眼睛一閉，睡覺了，他總是手脚亂動，一時也不得安寧，假使戴了官帽，那就更不知道怎麼是好了，那簡直該手脚都沒有放處，彷彿耍昇天的樣子。世界儘管荒唐，猴子做官還只是見之於虛構的小說『西遊記』，孫猴子一做了官，因為它發揮它那用不盡的精力，就把天宮攪得天翻地覆。後來總算歸入正道，歷盡千辛萬苦，去保那御用的瘟和尚去取經。幾次要發猴性，都被那頭箍給制住了。正如同那個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受制於那塊不大不小的輪辯。經取來了，證了正果，不過成爲一尊菩薩，我想對於猴子，要他整天動也不動守在那里，這要比什麼都嚴重的懲罰，最深刻的悲哀。

猴子也不是沒有悲哀的，因為智慧比較差了一着，免不得要受制於人；

不止此也，還要被做犧牲，置身刀俎之間。一個在南洋住過的朋友曾經看到一隻燙了的猴子躺在水盆裏，毛已經剃去，恰像一個可愛的肥胖的嬰孩，他就連飯也喫不下告辭了。可是這究竟是少數，在我們這個國度裏，連人肉都可以喫的，何況猴子呢？喫雖喫，禮仍然是不可忽略的，據說是最考究的喫法是把猴子帶上來，向所有的客人行過禮，於是在一旁剃光了頭毛，便把頭伸進特裝的桌子裏，引頸待敲。因為有智慧，又有情感，免不掉知道大難已至，撲籟籟地落下淚來。那高貴的客人們，當然不會被猴子的眼淚所打動，他們是向來喫人的，照樣無動於中地用銀錘在光頭上敲擊，等到血漿和腦花齊流，然後再用金匙一勺一勺地舀着喫，我不知道被敲破了腦袋的猴子是否還活着，更不知道它是否還有那麼大的耐性不發一聲，因為我連旁觀者都不是，不過是聽人說而已。我相信人類的殘忍，我卻不相信猴子會那麼愚蠢和順從，因為那是對它本身和身後是全然一點好處也沒有的事。

狐狸

據說狐狸是很狡猾的，從筆記中所看到的總是它怎樣變做人（多半是女人），怎樣蠱惑男人。說它神通廣大，可是它也要變做人纔施得出技倆來；一定要是女人，那還是因為在我們的歷史上，許多罪過一向都推在女人的身上，女人是最可恨的（也是最可愛的）對手。可是它再怎麼道行高，尾巴總是去不掉，只得夾在兩胯間，使那些想拿女人取樂又有慧眼的男人一眼就看得出來。若是碰到凡俗的好色之徒，便入了迷，一天天消瘦下去，終於一命嗚呼，在地下又埋了一顆多情種子。

可是使我想不通的是爲什麼狐狸要這樣做，（假使人間真有這樣的事的話。）再退一步說，即使有這樣的狐狸，也要有那樣的好色公子，否則一切

都還是枉然的。可是一直沒有人責備公子好色，只罵狐狸精淫惡，我想就事論事，這對於狐狸也是不公平的。

我不是爲狐狸辯護，我也是不喜歡它的，我最討厭它那雙在黑暗中冒着綠光的眼睛，又兇又不可測，沒有一個時候不在注視着人。總想着它是要加害於人的，可是爲什麼沒有想到它是在提防着人會加害於它呢？其實後者也許更接近事實，因爲我們只見貴婦人的肩上披的是狐皮，從來沒有看見過一隻狐狸用人的皮或是骨頭做裝飾的。

可見狐狸儘管狡猾，在某一點上，它還是敵不住人的。

不但敵不住人，連狗也敵不住。曾經看見一隻狐狸被狗追着，正下着大雨，還沖不掉一路滴着的鮮血，順着血跡尋去，那隻可憐的狐狸早已在狗的嘴下死了。雨水和血混合着，周身的毛都貼着，它既不能逃，又不能變，只是可憐地躺在那裏。咬死它的狗也并不要喫它。不過蹲在那裏望着，露着機

警的目光，生怕它會一翻身又逃走了的。

。狐狸也是可哀的，若說到它的狡猾，和人比起來，怕也是九牛一毛了。

老報務員

「險極了，險極了，今天你再不來，這封電報就要退回去了。」

我擦着汗，顯得有一點慌亂地把頭仰着，把圖章和通知單送進去，就從那小窗口裏望到一張滿是鬍鬚的臉。他接過我的圖章，摘下了老花眼鏡，注意地看着，突然充滿了喜悅地問着說：

「你就是××麼？」

我帶笑地點點頭，他又向我問一句：

「你是從××來麼？」

我又點點頭。這好像引起他的興趣起來了，只顧和我說：

「××可是好地方！上個星期我去了，你先生知道，我們是只有星期纔

有空的，還得不趕上值班！」他興奮地說着，忘記了他手中的收條，還有混在那一大疊電報中的我的那一封，我不便打消他的興趣，只得焦急地聽着：「上星期我到過了，我是去喫空氣的。——」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他却很嚴肅地和我說：

「先生，你不要見笑，我這三十年！不但賣了我的勞力，還賣掉陽光和空氣，我們是難得喫一喫新鮮空氣的。——」我本來又要笑的，可是我盡力忍住了，我只得聽他說：

「——真好呵，××那個地方，好太陽，好空氣，好風，好草，好菜，……青菜，蘿蔔，……我自己背了許多回來，一個人回到家裏燒着喫，味道真是好極了，好極了！」

他咂着嘴，不但自己回味，好像也要我感到同樣的滋味。我的心中却是焦急的，我還不知道這封電報帶給我的是什麼消息，他好像也記得了，那是

他因爲高興揮動着手的時候又留意到握在他手中的通知單，他就像有一點歉然地說：『對不起，我還忘記你的電報，馬上我就可以找給你。』

果然，在五秒鐘之內他把電報和圖章都又交給我，因爲心急，我撕開了信封，我只知道那是從重慶來的，另外是一些號碼，我正不知怎麼是好，從窗口伸出一隻手，猛然地把電報抓進去了。

『我來，我來翻給你。』

他沒有翻，只是一看就告訴我沒有事，不過問學校幾時上課，我的心定下去，可是總有一點懷疑的樣子望着他。

『三十年，早把人變成機器了，你們看到電報會心慌，我們成天堆在電報裏，這些字你們不認得，我是一目了然，按照我們局裏的規矩，還要收翻譯費的，我們，就算交了一個朋友。』

『那不是影響局方收入？』

「沒有那回事，這是我們自己的事，這一點起碼的自由總該保留的。先生，你常看電影麼？」

我正不知道怎樣回答他，他自己就接下去了。

「你沒有看『人間的喜劇』麼？這名字真不好，怎麼是喜劇呢？我看了的，我看到那個老報務員醉了之後再也醒不過來，我就淚汪汪擠出電影院，到了高長興，我連喝四大碗，於是我就伏在桌上睡了。沒有人給我潑水，也沒有人送熱咖啡，一直到打烊的時候，堂倌叫醒我，我總叫了輛車回到家裏，我總想有一天，我也會這樣死掉的。」

他說着，兩手一伸，就在桌上做了個姿勢，我笑不出來，也不忍溜掉，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順手拉開抽屜，取出一包煙，把一支遞給我。

「抽支煙吧。」

他那麼好心讓我，使我卻不好意思拒絕了，他跟着爲我擦一個火，我伸

着頭，算是把烟點燃了，他熱心地望着我，輕輕地啣着嘴在我所吐出的烟霧之中顯出那個蒼老的臉，恍如在另一個世界裏。他惋惜似地搖着頭，低低地說：

「可惜，沒有能吸取烟的精華！」

我懂得他的意思，我就努力地擰了一口氣，讓兩道烟從鼻子裏冒出來，可是我的眼淚也噙出來了。

他滿意地笑着，又低低地告訴我：「我真想抽煙，可是新規矩，辦公時間不許抽煙。」

他那麼熱心地望着我，好像一個孩子望着一張嚼着糖的嘴，使我不忍遽然離開。我努力地吸着煙，再吐出來，我什麼都得不到，只是那時時要咳出來的嗓子還有那滿眼的淚。到了，我把那支煙抽完了，抬起頭來望望他，誰想到他正把那蒼老的，笑着的臉塞在小窗口那裏，殷切地盯着我，我揚揚

手，和他再見，緩緩地走出那大樓。我想來雨果說的爲了使別人少流一滴眼淚，他自己情願把血一滴一滴地流下來；我囑，我沒有流血，我是一滴一滴地流着眼淚（不是爲了悲傷而是噙出來的），換來了三十年在別人的痛苦和快樂之外的一位老報務員的一絲笑容。

呆子

那個呆子遲鈍地轉着他那臃腫的身軀，爲的使圍觀的人看到他也是一個人，他的皮下流着血，胸內有一顆心，沒有一點遮蓋，沒有一點掩蔽。

可是人們却笑他。

這笑使他感到茫然，他更張大了那不靈活的眼睛，微微翕着雙脣，四顧人羣，找尋那可笑的事物，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到。

爲了使自己不寂寞，他也說不出所以地笑了。

『呆子也會笑呵！』

人們的笑聲更大了！他也想大笑，可是他笑不出來，因爲過分努力的緣故，眼角那裏無端地掛上兩滴淚珠。

「呆子也會哭呢？」

人們又發現了什麼似的大笑着，他却實在笑不出來，他有一副呆笨的笑臉，而沒有笑的心。

他起始懷疑圍在他身旁的並不是和他同樣的人。

他移動着那笨重的身軀蹣跚地走去，人跟隨在他的後面，笑聲跟隨在他的後面。

他每轉過身大吼一聲，那哄笑就又高起一些。

「他生下來就是呆子吧？」

一個只是默默隨在後邊走着的孩子好奇地問。

「不，他還是一個聰明的人呢！可是人們誇張了他的聰明，只是說些假話給他聽，他把那些話都當做真的了，慢慢地他就變成一個呆子。」

「現在呢！」

「現在他把真話當做假的了，別人罵他傻子，他不相信，他會罵你是傻子。——」

「真可憐呵！」

「他自己不這樣覺得，他以為別人可憐。」

「是這樣麼？」

「可悲的就在這裏，因為他忘記了自己的呆笨和可憐。」

「唉，我但願傻子不再呆了？」

孩子天真地祈求着。

「那除非當死人復活的時候。」

老丑角

那個老丑角是一路翻着筋斗出來的，一直到空場的中心，就紋絲不動地
盤個蜻蜓倒立着。

誰知道他用全力忍着喘息，誰知道他通體都打着抖，誰知道他的血是從
腳跟向頭上流？誰知道他的心懸着，像秋風裏懸着的落葉？誰知道他幾十年
的歲月中看厭了人類，情願忍着苦辛倒立着，把人們翻一個身來觀看。

他看到人們都像他似地倒懸着。

人們鼓着掌。

美女飛出來了，馬奔馳着，

海豹頂着圓球出來了，

象打着噴嚏，

獅子在電棒下吼着團團轉，

當着熱鬧的戲開始的時候，那老丑角放下腿來，默默地走到旗竿的下
面，獨自擁了膝頭坐着。

他的眼茫茫地望着前方，可是面前的人并不在他的心上落下影子。

誰看得到白粉紅硃的後面是一張長滿了縐紋的多辛苦的臉？

誰看得到罩在可笑的尖帽下是一夜轉白的霜髮？

誰看得到他那胸膛被人撕去一半的鮮血淋漓的心？

當着場子空下來的時候，他不得不又站起來跳進去。

人們起着一陣哄笑。

「你們笑我麼？我不是丑角呵！……」

又是一陣哄笑。

「我扮演過人類的悲劇……」

還是一陣哄笑。

「人類的悲劇還在演着呢！……」

仍是一陣哄笑。

「你們看到麼，我在哭呢！」

總是一陣哄笑。

希世的珍禽異獸在悠揚的音樂聲中入場了，那個老丑角只得噙着自己的眼淚躲到一旁，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他突然意識到生來不過是爲別人填補空際的，儘管他是那麼對自己都真誠，他有一顆注滿了鮮血的愛人類的心。

當着一切的表演都已完畢，觀眾掛着笑臉從座位上站起來的時候，他又得像一陣風似地翻着筋斗，時反時正地看着人羣又從那窄門擠出去，他漸漸地看到每一個空了的座位都瞪眼望着他，他纔停下自己的手脚坐下來。

他知道捧花的走向少女了，

抱草料的到馬的身邊，

每一種禽獸都有人侍候。

只是他坐在那空空的場子中間，自己捧下自己的尖帽，讓汗自由地淌下來，讓淚自由地滴下來，沖淡了臉上的朱白，他頓時感覺到空虛，寂寞，真的感到自己的衰老。

只有一根陽光的柱子，從棚頂的小孔伸進來，照在他面前的，圓圓的一塊。

他用手指在那發亮的塵土上寫些別人不識得的字。

我輩是狗

現在我纔知道，我不過是一條狗！

而且只是一條蹲在主子飯桌下，等候殘骨剩飯的狗。爲了討主子的歡喜，不得不安靜地搖着小尾巴，緊閉着嘴，爲的不使口涎流下來，斜着眼睛朝上望着飯桌。我忘記了我的祖先本來是狼，野生野長的，有四隻能奔跑的腿，（可憐我現在不大會跑了；只會承歡打滾！）有一雙聰敏的耳朵，有一口利齒。只有一點沒有變，就是我那不辨香臭的鼻子。

自從變爲家畜以後，我只得受主子的豢養。因爲吼叫挨過一頓鞭打之後，我就完全成爲馴順的畜生了。主人並不虧待我，冬天有我的呢衣，夏天還把我的毛剪短，梳得溜光。站在水邊的時候，我也自覺得翩翩年少，像未

來的正人君子，其實，唉，說起來還不是有我自己的苦衷，爲了我還有八個狗子要養活，我不得不依人而活。我的心裏也自有我的理想：我盼望我的仔長大的時候，不再靠人的餵養，還是要它們回到野地去吧。

可是，有一天，我發現失了兩個狗仔，在我，這真是一樁天大的事。我哀鳴着，沒有人同情我，可是到了主人喚飯的時候，我還是不得不跑到飯桌旁蹲着。主人今天對我的態度不好，想踢開我，我四下一望，有些生人，我知道是宴客，我就躲在屋角的大花瓶旁，偷偷地望着。

他們一定是些紳士，因爲他們的頭髮和我的毛一樣光滑。他們小聲說話，大聲打呵欠。那些酒菜喫得使他們伸懶腰，打飽噎；可是今天沒有我的份，我只得不聲不響地眼巴巴地望着。忽然一陣歡呼，每個客人的精神爲之一振，我抬眼一望，我幾乎暈倒，那個大盤裏盛的不是我的仔麼？可是客人們却大聲叫！

「難得，上好的補品！」

「這真是找不到的好東西！」

「……………」

那是我的仔麼？我又看了一眼。那不像呵，它們不叫不鬧，全身都變了色，安安靜靜地躺在盤子裏。轉眼間，在筷子的撕扯下，連一點外形也看不清了。我的心裏還在幻想着我的主子不見得這般殘忍。

一個客人忽然這樣說：

「聽說狗不喫狗肉……」

「母狗更不喫它的仔……」

「我不信，」這是我的主子堅強的話。這時，我的幻想纔破滅，我的悲傷和憤怒揉合在一起，我忍不住我喉嚨裏的聲音。可是我的主人懂得我，立刻站起取下牆上的皮鞭，他在室中揮了一下，命令我！

『走過來！』

我不得不走過去。他把一塊連骨肉丟下來，說：『喫掉它！』

我怎麼能喫掉它呢？那是我的孩子呵！那就是我自己的骨肉呵；可是就在我遲疑的時候，我的背上早就狠狠地着了一鞭！

『吞下去，要不然，我把那六個狗仔也都蒸了喫，還有你，你自然是過時的，爲了懲罰你違背我的命令，我也照樣要宰了你！』

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還怕死麼？我實在捨不得那六個歡蹦蹦跳的仔兒，果真我不聽從他，他說得出就辦得到的。我的眼滿是淚，慢慢地挨過去，我輕輕地啣起我的親骨肉，轉身就跑，我還聽到那暴雷一般的笑聲。

我的眼淚只得向肚子裏流。

我只是這樣一條可憐的狗。

牛的路

那條牛，生下來命定地被穿了鼻子，牽到磨坊裏，從此便在那方丈之地兜圈子，怕它頭暈眼花，兩眼罩上兩只烏龜殼，涼潤潤的，可是什麼都不穿了。

在牛的心裏想：從早到晚，一步也不停，不知是走了好遠路哩！待眼上的烏龜殼一拿掉，纔知道還是早晨被牽來的地方；起先，還有點詫異，日積月累地，便習以爲然了，心中只想着：我命中註定是兜圈子的。

到了放水放草的時間，它覺得去了烏龜殼的眼睛受不住強烈的陽光，脫了口罩的嘴太方便自由，更奇怪的是：它的腳已經不會走正直的路了，就是在空曠的草地上也只兜圈子。

它甚至於看耕田的套車的牛走一條直路，很不慣，就以爲它們是異端，好在它還不能發號施令，剷除異己，只是悻悻地又鑽進磨坊去兜它的圈子而已。

如今，米糧到了五十萬，吃米的人着實不多，主人的生意不好，心想：空着磨，閑了牛，都不是事，也不知道那裏來的一位賢達出的高見，說是糧價大漲，經濟恐慌，都因爲人口過多，最好的辦法，把那些不成年的孩子們放在磨上碾碎，既可減少人口，還可以把那血肉的汗液提煉出一種「不死素」，給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每日服用，長生不老，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於是主人大喜，請那位賢達做了磨坊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從剩餘物資中買來一輛舊坦克，取下那巨齒輪，裝在石碾上，差人各處去捕捉不成年的孩子們，乘他們熟睡的時候就放到磨盤上，於是那牛，剷拖着歷史的狼牙輪，仍然在兜圈子，主人怕它聞到血腥氣，給它特意加上兩只鼻塞，還把殘骨剩

肉，拌在它的食料中，漸漸地，它也習以為然了，還覺得力氣大增，鞭子打在背上也不痛咧。

從此，那個磨坊主人功在人類，不久就可以接受勛章哩！

人的悲哀

人的悲哀在於用兩隻腳走路的中間有叛徒。

生下來就背負着不幸的，他要一層層地打碎不幸的枷鎖，要合力爲人類築一條平坦的大路，而每人的一生註定要受神的無理的統治，魔鬼的迫害，奴才的誣陷和侮辱，還有許許多多人類自己給自己的不必要的災難和誤解。但更重大的，還是那出賣自己也出賣別人的叛徒。

用全疑的眼去看人，自然是我之間永遠得不到協調，永無安甯；用全信的眼觀望，就隨時隨地遭到明槍暗箭，不得不因悲哀而流淚。

你以爲他也是圓顛方趾，會哭會笑的人麼？可是他的哭笑和人們站在絕對相反的立場上，人們哭了，他笑了；人們笑了，他哭了。

好心人相信人的力量不但能使好人向上，就是惡人也不得不放棄他爲惡的心願。但是當他張開兩臂擁抱一切的時候，他却受了重傷。這傷，正是他的同類所給與他的，通過他那模糊的淚眼，他望見那露出牙齒譁笑的人，這使他不得不放棄了他那溫和的思想，不得不把這樣的人從人類中驅逐出去。

他們不是人，他們只是奴才。

奴才的笑

奴才原是介於狼和羊之間的。

當人跌倒的時候，奴才笑了。

「哈哈，哈哈……」

他不但不去扶一把，還把腳踏上去，想乘機踩死他，可以邀一份大功。

他們原來也是屬於人類的，可是他們自願地選了奴才的途徑。他們有人形，可是他們的眼睛是夜貓子的，鼻子是狗的，牙齒是狼的，手爪是鷹的，沒有腦子，也沒有心，一切訴之於直覺。他們的直覺控制在主子的手中，論件計值，三個餽餽五個餽餽不等。他們用別人的血肉換取自己的生存，他們還以為是奉公辦理哩！

其實他們的『公』也是隨時不同的，那就要看餽餽的多少和時代的變易。總而言之，到任何時候他們都有自身的價值。昨天還是敵人的爪牙，今天就又以一番新面目出現了。得意揚揚，恬不知恥，大搖大擺地過街過市，他照樣可以欺壓良民，無惡不爲；可惜方法不變，路道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倒以爲，爲維護奴才的利益起見，不妨創設交易所，那麼買進賣出，多頭空頭，有一番競爭，有實在的行情，那麼他們的價格還可以逐漸提高哩！

魔鬼的紛擾

夜是魔鬼的世界，濃霧又延長了它們活躍的時間。

他們一手提着狼牙棒，一手拿着拘魂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就闖到你的家裏來。

狗原來是吠着的，可是打了一個招呼之後，知道是有任務的，就縮着鼻子躲到一邊去了。

上下周圍都佈置好了，纔一手高擎狼牙棒，一手去敲門。

「誰呀？」

「我們是找×先生的。」

「他還睡着呢，明天來吧。」

「明天不成，就是今天——」

裏邊的人怕是要張張來人的樣子，沒有想到，纔拉開門，魔鬼就闖進來了。可是他們又沒有膽量進去，只是用鼻子嗅嗅，佔據着門口，高舉狼牙棒。

「他呢？」

「我不是告訴你睡着嗎？」

那是一個女人，很瘦小，她看清了來人，也看清了夜霧中高舉的無數的狼牙棒，可是她不怕，像一尊石像似地塑在那裏。

「你去叫醒他吧。」

「我不要叫醒他，你要叫醒他你去叫好了。」

「怎麼，你不知道我們是辦公事的？你違抗命令，連你也要拘捕的。」

「你辦誰的公事？」

『我辦的是陰間的公事，——不，天上的公事，』

『你忘記我們這是人間了！』

那個鎮定的女人居然還微笑着。

『人間，人間，人間也是屬我們管的，你要是這樣不通情理，我們就要自己上去了。』

『好，你們就上去吧。』

『不，不，免得有嚴重的犧牲，我們知道他有武器，還是你把他請下來吧。』

那個說話的魔鬼流着汗囁嚅着。

『好吧，你們等着吧，我可以把他叫下來的。』那個女人不屑地看了一眼逡自進去了。

過後，那個人睡眼朦朧地下來了，他不說一句話，他懂得對於魔鬼用不

着抵抗的；可是魔鬼對他不放心，把他的每根頭髮都仔細檢查過了。

『好，走！』

魔鬼知道他沒有什麼，就氣壯起來，大聲地邪許着。

等他出來，魔鬼還是鑽到他的家裏。他們放不過一個老鼠洞，可是連一張方桌下面也不敢探視。一個魔鬼用狼牙棒挑起桌帘，沒有一個敢張望。把米缸當做炸藥筒，把睡在床上的孩子當做偽裝，可是枕頭下花花綠綠的鈔票却認得清楚，順手裝到懷裏了。

『這是我們過日子的錢呵！』

『什麼錢？那裏有錢？』

『你裝進去了。』

『怎麼，你敢說，我們是有尊嚴的，我們是有武力的，你要再敢說，我告訴你，明天就來抓你！難道你還不曉得我們的厲害！你看，那是什麼？』

一根狼牙棒朝牆角一指，立刻，所有的鬼眼都望過去，那是一個漆黑的，發光的，有小南瓜大小的一個東西。沒有一個敢走過去，沒有一個看得出，站在後邊的，早就準備拔腳逃走了。

『不要亂動，我知道，那是炸彈！』

爲首的大聲叫，有點戰抖。既不能去拿，又不敢走開，還是那個女人做了一樁善事，走過去，拿起來，交給他們，說：

『不要緊，這是殺蚊子的 D D T，用光了，沒有關係。我倒盼有一天能發明一種 D D T，不但殺蚊子，還殺一切爲害人類的東西，那就好了。』

她的話沒有聽完，他們早一陣風似地滾出去了。

神的滅亡

奴才匍匐在地上，魔鬼隨侍在兩旁，高踞在寶座上的大神却感到空虛和
淒惶。

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片人影，大神不得不站起來，茫然四顧。

原來他的嘴角一直掛着勝利的笑容的，現在，不得不收斂了。

他轉了一個身，望了望，大聲叫：

「人呢？人呢？」

沒有人的回應，只有空洞的回聲，這使他更激怒了，更大聲地叫：

「人呢？人呢？……」

大神從寶座上跳下來，瘋狂地跑着，跑遍了大殿的四角，沒有一個人阻

攔他，他的腳有時踏在奴才的背上，奴才也不敢動。

「人都到那裏去了，人都到那裏去了？」

一個聲音好像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人都死光了，沒有死的，早已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怎麼，怎麼，沒有人了，那我是什麼大神呢？我是誰的大神呢？我還能統治誰呢？只是魔鬼和奴才怎樣建立起我的王國？我知道，這纔真是我的末日來了。」

他原來像受了驚的牛奔着，一直到他用盡了最後的力量，他那充血的眼睛纔閉上，他那染滿了別人血跡的身子纔僵直地躺在地上，他纔遭逢到最後的滅亡。

做了乞丐

無論是感情，名譽，金錢或是生命，到了乞求的地步，總是一切的路途都已走盡，達到最後的一種了。那是最容易也是最難的一途，因為好漢子情願面對失敗，遭逢滅亡，不願意搖尾乞憐，還在人世間貪圖一日之苟活，有的抱了更大更遠的目的，一時為現實所困，或有為達到目的，不得不通過這狹窄的路；如同子胥吹簫，豫讓吞炭，用心良苦，遭遇堪悲，受凡夫俗子的揶揄，本算不得什麼；即是有識之士，一時也未能給與同情的。至於國破家亡，流落他鄉，一個藝人出賣自己或是出賣自己的藝術，也得有知音之士，纔能延為上賓，優禮有加；否則也不過是終其生趕場，湊湊廟會，低聲下氣地向販夫走卒討生活，就是能活下去，那也是悲哀之極了！因此，我雖然

很喜歡杜斯退益夫斯基，而在他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間，借了那個小耐麗說出：『向一個人乞討是可恥的，向所有的人乞討并不可恥。』（大意如此）也不得不興起我的疑問，難道真的向所有的人乞討是不可恥的麼？

我不曾乞討過，也不願意乞討，在任何方面都如此。

但是來到這個大城中，漸漸地覺得乞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曾經有一個逃跑的兵，來到這個大城中，舉目無親，三餐爲難，看到有些人在橋邊推車子討小錢，想起這還是一條求生的路，便也照樣去做。沒有想到，那也是有幫口的，有區域的，既不許外人插進來，誰又犯不得誰。於是，這個陌生人就成爲圍攻的對象。惹急了他，把腰裏剩下的唯一手榴彈擎起，必是憤憤地說：『你們再來，老子要你們的命！』這下好了，驚動警察老爺，先繳了他的『彈』，然後再詢問原委，知道是一個逃兵，自然就把他送回他所自來的地方。以後，沒有記載了，可是我們想得到，他一定是永遠

地送回他所自來的地方了。

幸而在這個大城中，進了幫口，覓得立錐之地，可以沿門乞討，從包飯作的担子裏剝剩飯，從垃圾堆裏檢破銅爛鐵，有一天，像奇蹟似地檢到一卷花花綠綠的紙，打開一看，一個字也看不出，經人鑒識之下，知道幸而不是儲備票，也不是法幣，而是至高至上的美鈔。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至少也有三晚睡不着，這是夢，這是舞台上搬演的戲文；管它是夢是戲，眼前就是那值金子的美鈔，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

這乞丐，在大城中既混了些年，還有些常識，於是，美鈔換了法幣，法幣換了棉紗，大捆地扛回住處。這就免不了左右鄰舍紛紛議論，莫不是搶了人，莫不是做了大官，當然他們還想不到是天上掉下來的財喜。只是議論還害不了事，總有人眼紅，就偷偷地給報告了，這一下，發財跟着受罪，幾次審問，得悉原委，於是根據經濟緊急措施法（？），判了私自買賣美鈔罪！

當時，沒有人看到被判罪的人有什麼樣的一副表情，也許他不懂，他根本也想不到，真是在夢裏也想不到有一天他會犯這樣的罪！哭好嗎？笑好嗎？真所謂啼笑皆非了！好在，在外也是向衆人乞討，在裏邊由國家施捨，除開沒有自由以外，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的。好了，走吧，到獄裏喫飯過日子吧！

還是本本分分地做乞丐吧，除開張手向路人要錢之外，耳不傍聽，目不斜視，免得招來無妄之災。於是一個錢一個錢地積累起來，銀行裏沒有保管箱，家中又沒有銀庫，還是放在身上好。這是生命的本錢，只好貼皮貼肉地藏着，這總該放心了。誰還想得到，有一天，碰上不知道是長了眼睛還是沒有長眼睛的強盜，看上了叫化子，硬是把六十萬分文不剩地取走，不要說是被搶的人，連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人也要喊着不平！

可是不平有什麼用呢？一個人走到末路，做了乞丐，在悲哀之外還有悲哀的。

後記

集中所收的『人世百圖』不過四一，未能足數。其實把『百』字加以詮釋，未見得就是九十九加一，不過形容其衆多也。芸芸衆生，各盡其致，在數目上說起來自不算小，可惜的是一心一意想描畫人的嘴臉，不提防却寫了許多禽獸。這也許正像那些緊抱着『舊道德』的先生們所搖頭嘆息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冥冥之中，果然就都墮入畜道，現出畜牲相來。

其實畜牲原來也未可厚非，就以佔家庭生產重要地位的鷄而言，每天報曉，使人們從一暗中解放出來是雄鷄的功績（自然也有游『爪』好閒，蕩來蕩去，向任何一隻雌的調情，像洋場惡少那樣的），至於母鷄，那該是做母親的好模範（尤其是現在那些不上不下不中不外的母親們），當她孵卵的時

節，真是含辛茹苦，不食不眠不動，好像她的生存不過是爲這一點事。一直等到一隻隻小鷄像淋滿了汗似的從殼內鑽出來，跟這纔亦步亦趨地跟定了她的雛兒們，萬一有個風聲草動或是老鷹在空中盤桓，她就兩翅一張，十個八個小鷄就蓋在那下面了。我還沒有看見母鷄和老鷹爭鬪，如同屠格涅夫告訴我們的一隻老麻雀怎樣和啣去她的雛兒的狗來爭鬪；我想也許她不準備爭鬪的，不過想犧牲自己來衛護自己的孩子而已。可惜的是不死於老鷹，也要死於無厭的人類的口腹中，早晚她還是要被殺以待貴人，所以有這一首動人的民歌：

鷄婆講話鷄仔聽，

明朝殺了待差人。

『落雪落雨高台站，

出門玩耍看岩鷹。』

小雞自然是不識字的，也不懂得人的語言，在她們之中，也許在死前真的有一番叮囑，自然小雞也不會哭，更看不見她的眼淚，情感豐富的讀者，却許被這幾句簡單的歌打動。小雞是不是聽了她將死的母親的話呢？是不是就這樣保護自己呢？可惜的是：她長大了遲早還是要待逢人的，或者提到市場上，稱斤論兩地出賣，買主賣主之間也許還要爭執着老嫩肥瘦，這大概不是那個惦記着雛兒的鷄婆所想得到的吧？

唉，我們萬能的人呵，哪一點比得上這麼一個小小的畜生呢？嗜殺好肉還不算，自己還要吃自己。老吃少，大吃小，強吃弱，高吃下，男吃女，（也有的是女吃男。）幸而沒有被吃掉，長大了，首先就要張開了吃人的大口，準備去吃別個。無怪那個盲詩人愛羅先珂感到傷心，因為如此生生滅滅，吃來吃去，循環不已，人類只是自造着一齣永遠演不完的悲劇。在舞台上搬演的劇，也還是假戲真做，這悲劇却非常緊湊，演員觀眾都是一體，台

上台下打成一片，兢兢業業，生怕一不小心被人一口咬了要害，從此一命嗚呼，永遠不得還原。活着雖然無趣，死去也還不大情願，——從這一點悟到無怪從前的一些帝王想求長生不老之藥，永遠生存，永遠在萬人之上，永遠受人膜拜，永遠過榮華富貴的生活。

可惜的是藥沒有求到，人也早死了，却留下孽種，（根據我們自己的說法）欺負我們，向我們挑釁，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就「抗」起來了，這一下，也倒好了，現出一些原形：有的磨去金光，看出不過是一塊爛鐵，有的扭扭捏捏像再醮的寡婦；有的露出來夾着的尾巴，跳來跳去，……但是對於國家民族，這番洗鍊澄清的工夫是要得的。但願從此，衆庶一心向上，保持人心，恢復人味，做成表裏一致的人，那時候也許我放下無用的筆，雙手合十，口宣佛號，為全人類祝福，就讓我這本書永遠殘缺不全吧！

校閱已畢，感觸萬端，拉雜寫來，以為後記。

再記『人世百圖』

創造了新的筆名，極力掩飾自己的風格和筆調，看大事，寫小文章，其中實在是有說不出來的苦衷的。那還是戰時，爲了怕洩漏祕密，危害抗戰，檢查先生們正用全副精神執掌紅筆東勾西抹，對付我們這些寫文章的人。好像萬一疏忽，就會影響全面抗戰似的，於是在報紙和雜誌上，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空白；後來，感覺得這空白好像使人知道是有話說不出來，就總了點方法，不許有空白，要隨時把文章補進去。

文章雖然是印得滿滿的，可是那些話却不是我們說的。既然有了嘴，不說話是不可能的，我們雖然不像故事中的理髮匠那樣，把要說的話朝郊外的洞穴去說，却也換了個方法，希望明眼之士，仍然從那中間得到我們的一點

意見。

這一下，就把苦找到自己的頭上來了。我就開始用『人世百圖』的總名，寫一段段的小文章。我用了一個新的筆名，爲了使人不知道是我的作品，我用盡力量改變一切。這真是一樁喫力不討好的事，我要表現我的意見，我還得要時時隱藏我自己。壞的是自己雖然是百般努力，可是藏着的自己，不知不覺中時時總要露出來。爲了使之不露出來，就不得不費更大的力氣。

所以，有時儘管只有幾百個大字，寫下來已經是遍體淋漓了。

我在各方面取材，思索，再思索，然後短短地寫下來。一個朋友很喜歡這些文章，他也就開始了『人間百相』。（可惜他死了，他的『百相』只好永遠是殘缺的。）有的友人，忽然知道那是我寫的，顯出極大的驚訝；有的友人却說我不該偷懶，只寫這些短文章。他知道那後面有大故事的，所以他纔責備我。這好意我自然接受，可是我該說我並沒有偷懶，我照樣用我全身的力

量，一點也沒有苟且，至少也是在無可奈何之間，使我不致荒疏。篇幅小，力氣可不小。

可是逐漸地我還是失敗了，慢慢地我管不住我的筆調，它就一天天地更像我。而且不知怎麼一來，篇幅也漸漸地長了，失去了短悍的特色。好在那時候接近勝利了，也就任它如此，到今天，勝利果然等到了，我甚至於用我自己原來的名字印行它，使人知道這是我的作品。不但如此，我還誠心希望，我們這個國度，以後永遠給我們說話的自由，不要使我們有話不得說，不得已閃來躲去。

這本小書，在東南的省分裏曾經印行過一次，篇幅沒有這樣多，而且銷行也不廣，如今早已絕版了。現在又把最近寫的加進去，雖然仍不足百圖之數，我也只得任之了，以後我不想再寫下去，要是說話，爽爽快快地說，不想再這樣。做爲一個小小的紀念，我把它集起來。

卅五年八月八日

有版權

人世百圖

作以新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號四十八街堂祠都成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定價六元三角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九集

共十冊

夜鶯曲
風雲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太地
巡官
山水
還鄉記

盧靜中
王西彥
白朗
田濤
鄭定文
沙汀
馮至
何其芳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碑下隨筆
生之勝利
曙前集
短簡
青春
旗

靳以
廣田
繆崇羣
方敬
劉北汜
巴金
李健吾
穆旦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書信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封底